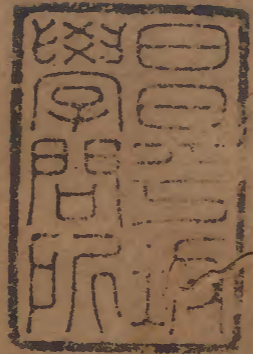


圖書編 五十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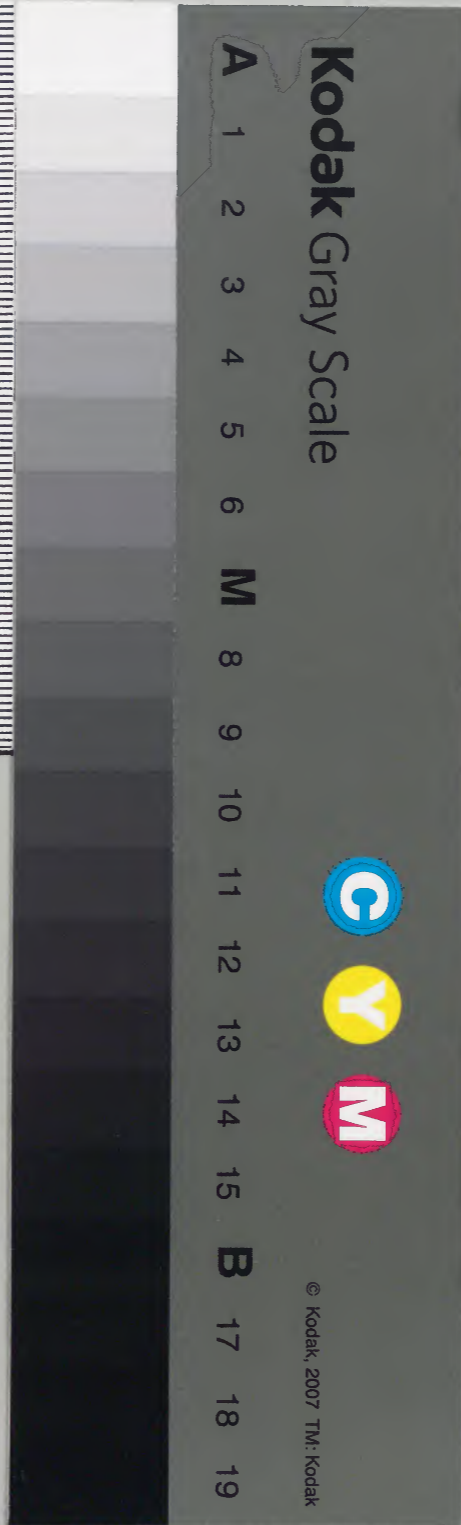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一五函	三〇三	漢	書
七架	六四冊	三〇七	類

庫	文	閣	内
三六函	三〇三	漢	書
三架	六四冊	三〇七	類

(口三才)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30)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河漕全圖

淺草

榆河

沙河

白河

北京

白河
 天津密雲
 霧靈山南
 至通朔乾
 二河會大通
 河經鄆清二
 縣至天津會
 衛河同入于
 海



霸州蘇家一淺舖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五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一萬束樹多少不一

上橋巡檢司十五里北
至李里寺巡司五里北
至灤縣巡司二十里北
至和合驛二十里北
至香河縣蕭家林十里北
至景家庄二十里北至

張家灣二十里至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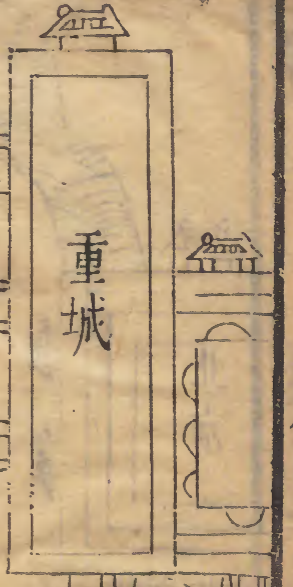
盧清河即桑乾河

通州左衛張家灣上馬頭等淺舖凡二每舖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九件歲辦椿木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少不一

通州高家灣等淺舖凡十每舖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十八件歲辦椿木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少不一

通州右衛季兒寺等淺舖凡四每舖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九件歲辦椿木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少不一

自通州四十里至會同館



大通橋

慶豐上閘

慶豐豆下閘

平津上閘

平津中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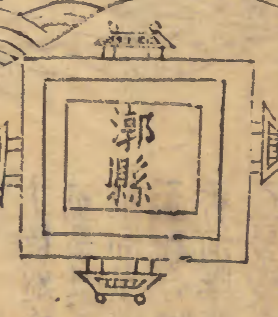
平津下閘

普濟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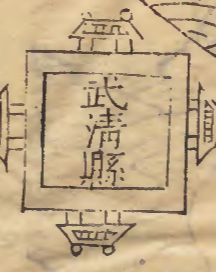
永通橋

通州工部營

石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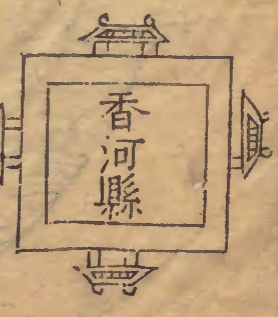


武清衛三里屯等淺鋪凡四
每鋪小甲一名什物二十二
件歲辦椿木十八根草二千
八百束樹多少不一



武清縣泚清見等淺鋪凡
十一每鋪小甲一名什物
二十二件歲辦椿木十八
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少不一

斤部
鈔關



香河縣蔣家灣等淺鋪凡
六每鋪老人一名夫十名
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椿木
十八根草二千八百束樹
多少不一

西河務驛通巡司屬武清斤
部鈔關二十里至白廟十五
里北至三村二十里北至蔡
村二十里北至楊村二十里
北至楊村驛通巡司四十里
北至老米店十五里北至滿
溝二十里北至

琉璃河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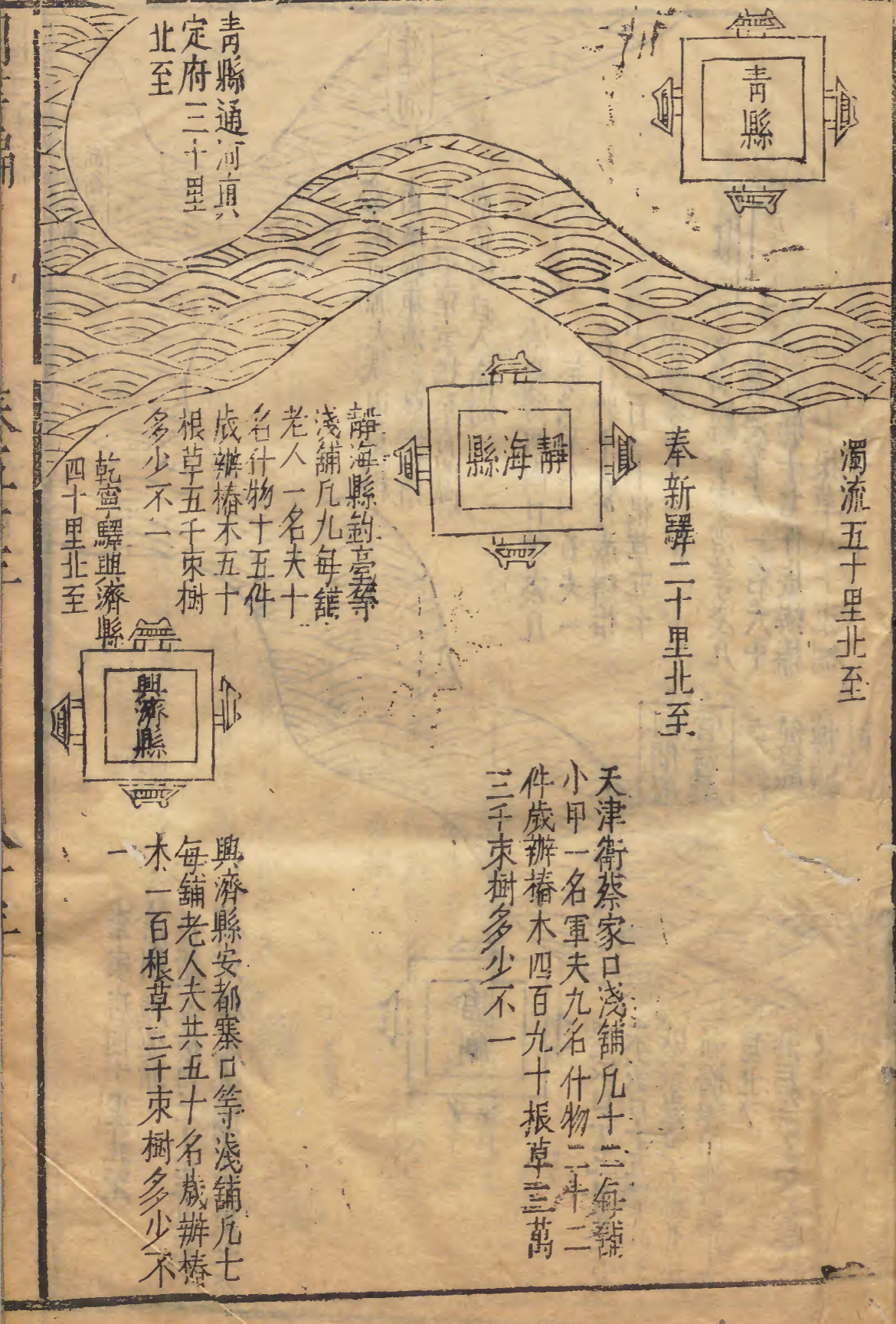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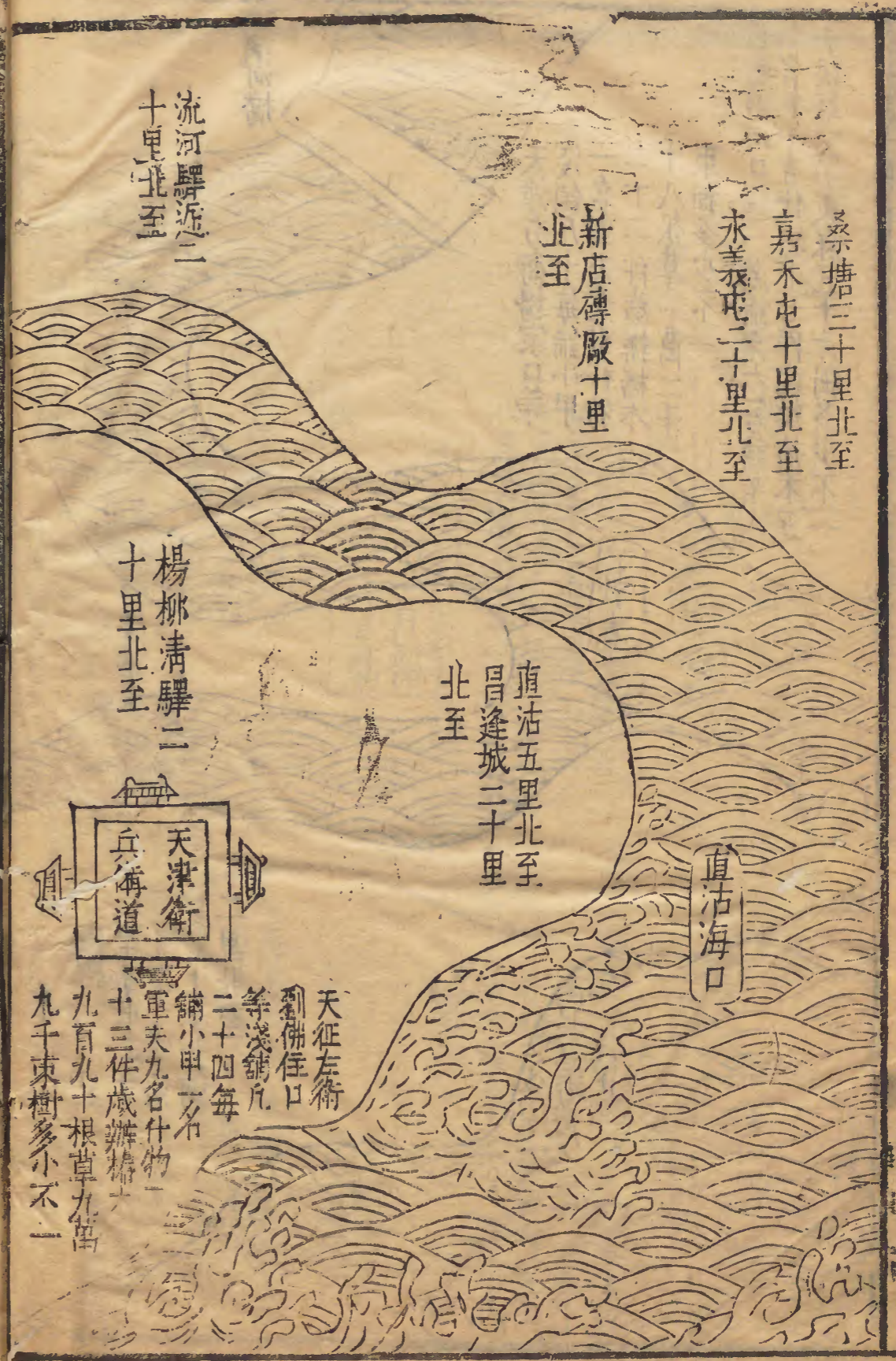
天津右衛楊家口等
淺鋪凡十每鋪小甲
一名軍夫九名什物
二十二件歲辦椿木
十八根草一萬二千
束樹多少不一

青縣磚河口驛一淺鋪凡六每鋪老人
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七件歲辦椿木五
十根草五千束麻五十斤樹多少不一

丁字沽

東

尹家灣二十里
北至車營二十
里北至丁字沽
自此上水北河
二里北至



河內府南
新衛河

滹沱河

滹沱河源大鉄山貝代郡
鹵城縣東流經林縣城南
十二里單家橋至青陽縣
南岔河口入衛河

滄州磚河南口等淺凡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
名什物十六件歲辦椿
木一百一十根草五千
束樹多少不一

河間府
管河廳
交河縣至
簿廳
博頭巡檢
司

李家店四十里北至
滄州通運所
長蘆巡檢司二十里北至
磚河驛屬滄州十五里北至

馮家口十五里北至
朱家口十五里北至
戚家崖三十里北至
新橋驛即博頭十五
里北至
油房二十里北至
東光縣十里北至

滄州

交河縣

吳橋縣白草窪
等口淺凡十每
淺老人一名夫
十名什物二十
二件歲辦椿木
一百根草一千
束樹多少不一

運河驛通三
十里北至

東光縣

東光縣狼十二等口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什物二十二
件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五千
束樹多少不一

南皮縣

南皮縣白草窪等口淺凡
五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
二十二件歲辦椿木五十
根草五千束樹多少不一

景州

吳橋縣

吳橋縣王家鹵河口三十里北至
安陵巡檢司十里北至
良店驛山東止三十里北至
光軍營三十里北至
安德驛通三十里北至

景州羅家口等
淺凡四每淺老
人一名夫十名
什物二十二件
歲辦椿木一百
八十五根草六
千二百八十束
樹多少不一

德州左衛鄭家口等淺
凡十每淺小甲一名軍
夫九名什物二十二件
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
千束樹多少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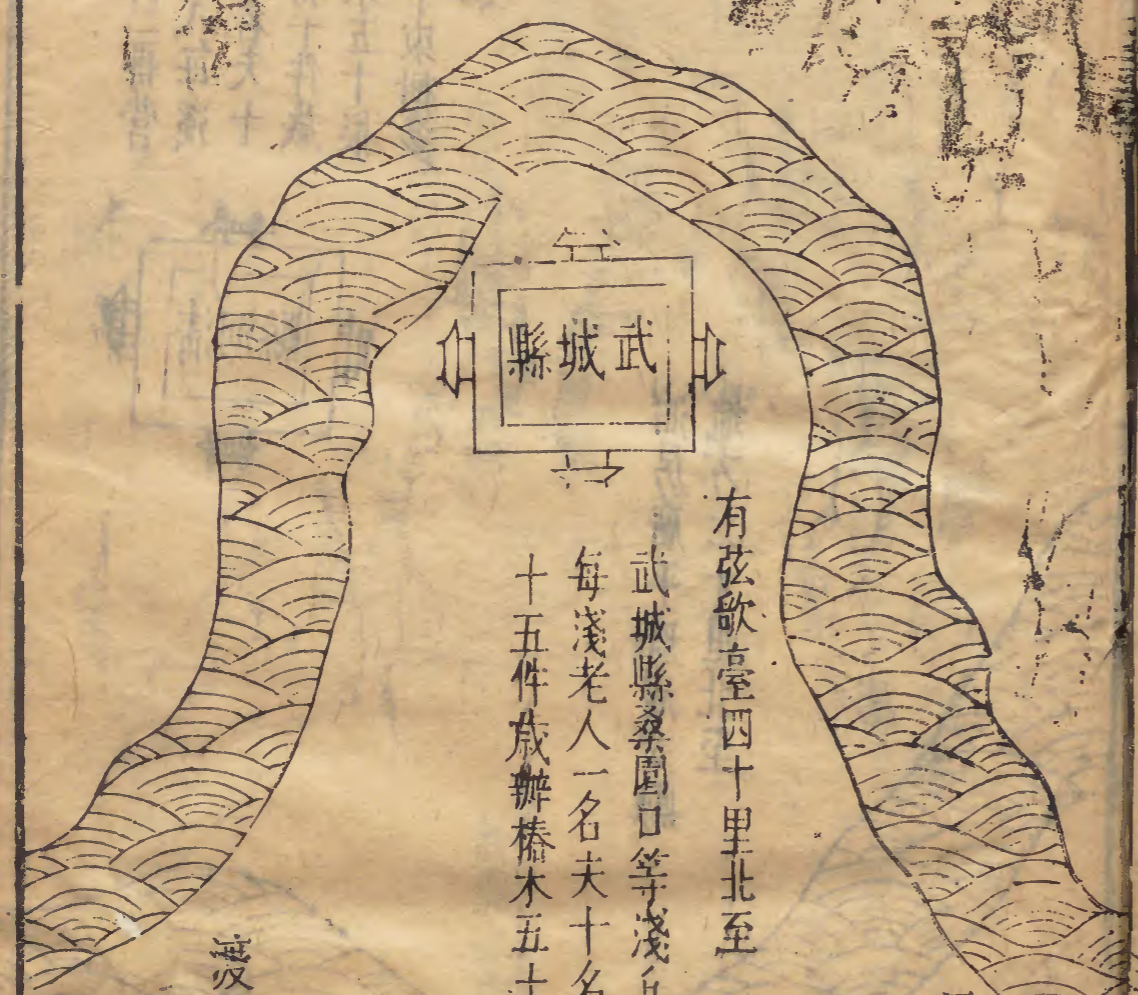
故城縣鄭家口等淺
凡三每淺老人一名
夫十名什物二十三
件歲辦椿木五十根
草五千束樹不一

德州上十八里等淺凡六每
淺老人一名夫十一名什物
二十三件歲辦椿木五十根
草二千二百束樹不一
德州衛張家灣等淺
凡八每淺小甲一名
軍夫九名什物一十
四件歲辦椿木一百
根草一千束樹不一

恩縣白馬廟等淺凡
每淺老人一名夫
十名什物二十五件
歲辦椿木五十根草
二千束麻五十斤樹
不一

涼家莊等城縣
三十里北至

荒所十里北至
鄭家口二十里北至
甲馬營驛四十里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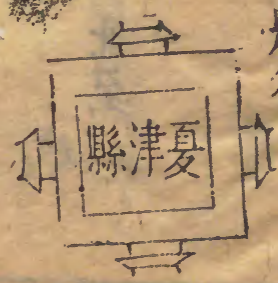
清河縣二哥營
等淺凡八每淺
老人一名夫十
名什物十件歲
辦椿木五十根
草五千束樹多
少不一



泃房廣平府清河縣
地方二十里北至

三簿先年革隆慶二
年二月題後

夏津縣趙家
貨郎口等淺
凡八每淺老
人一名夫十
名什物一副
歲辦椿木五
十根草五千
束樹多少不
一



衛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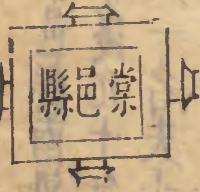
板閘

南板閘有上水河通
河南四十里北至



臨清州潘家橋等淺凡一十
一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副歲辦椿木五十根草
二千束麻五十斤樹多少不
一

新開上閘半里至



崇邑縣南梁家鄉
等淺凡十每淺老
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一歲辦
椿木五十根草二
千束麻五十斤樹
多少不一

戴家灣關四
十里北至
成化元年建

博平縣校隄等淺凡六每淺老
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
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二千
束麻五十斤樹多少不一

平山衛第五淺凡五

每淺餘軍五名什物
二十五件歲辦椿木
二十五根草五百束
麻二十五斤樹多少
不一

梁家鄉關十
二里北至

土橋關十里
北至

博平

博平縣魏家灣等淺凡
九每淺老人一名夫十
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
椿木五十根草二千束
麻五十斤樹多少不一

清陽驛
十里北至

東昌府

通濟橋關
四十里北至

清平縣

東阿縣沙灣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
二十四件歲辦椿木五十
根草三千束麻五十斤樹
多少不一

李家霧關二
十里北至

周家店關二
十里北至

武庄驛通東昌府
聊城縣出糧襪半
里聊城縣官窪口
等淺凡二十三每
淺老人一名夫十
名什物二十五件
歲辦椿木五十根
草二千束麻五十
斤樹多少不一

七級下
關十五
里北至

郭娘泉
鵬山泉
湖眼泉
鎮里泉

烏江泉
趙家庄泉
牛王泉
小龍灣泉

一分水派
官橋泉
右在蒙陰縣入于汶

萬歲泉
名公泉
北鮑泉
孫村泉
王峯泉
古河泉
公家庄泉
西周泉
右在新泰縣入于汶

名灣泉
北流泉
南師家泉
西都泉
和庄泉
張家泉
南陳泉
零查泉
崖頭泉

陽穀縣

陽穀縣館驛灣
等淺凡十一每
淺老人一名夫
十名什物二十
四件歲辦椿木
五十根草三千
束樹多少不一

七級上閘
一里北至
宣德四年建

阿城下閘十
至北至

壽張縣

壽張縣戴家崗
等淺凡五每淺
老人一名夫十
名什物二十四
件歲辦椿木五
十根草三千束
樹多少不一

荆門上閘
半里北至

長秋故道

安金分秋巡
司出柴酒醋
十里北至

工部分司

交州府衙

沙湾故道

沙湾減水閘

沙湾故道霖漆積聚
停蓄成河遇春啟板
濟運

廟
壽張西湾巡檢
十里北至

五空橋

阿東縣

蓮花池泉 王家溝泉
半壁店泉
右在萊蕪縣入于汶

風雨泉 范家泉
板橋灣泉 神泉
韓家庄泉 梁子溝泉
報恩泉 狗跑泉
胡家泉 滑灣泉
清泉 馬黃溝泉
鯉魚港泉 周家泉
水磨泉 張家泉
順河泉 鉄佛寺泉
龍王泉 羊倉泉
阿城上閘 東西柳泉 斜溝泉
荆門上閘 北滾泉 上泉
荆門關十 水波泉 馬蹄溝泉
五里北至 木頭溝泉 濁河泉
龍塘泉 朔港溝泉
龍灣泉 臭泉

花家溝泉 九溝泉
頭謝泉 梁家泉
皂兒泉 馬兒溝泉
右在秦州安州入于汶
王家泉 吳家泉
臧家泉 藍河泉
清泉 董家泉
開河泉 馬房泉
施車泉
右在肥城縣入于汶
淨泉 源泉
冽泉 大黃泉
小黃泉 蘆泉
灰泉 徐家庄泉
獨山泉 鉄鈞嘴泉
張湖郎泉 安園泉
把頭山泉 呂家泉
席橋泉 王芝溝泉
次阿泉
右在東平州入于汶
龍崗泉 村當山泉
鷄公泉 馬庄泉
右在汶上縣入于汶
龍溝溝泉 龍魚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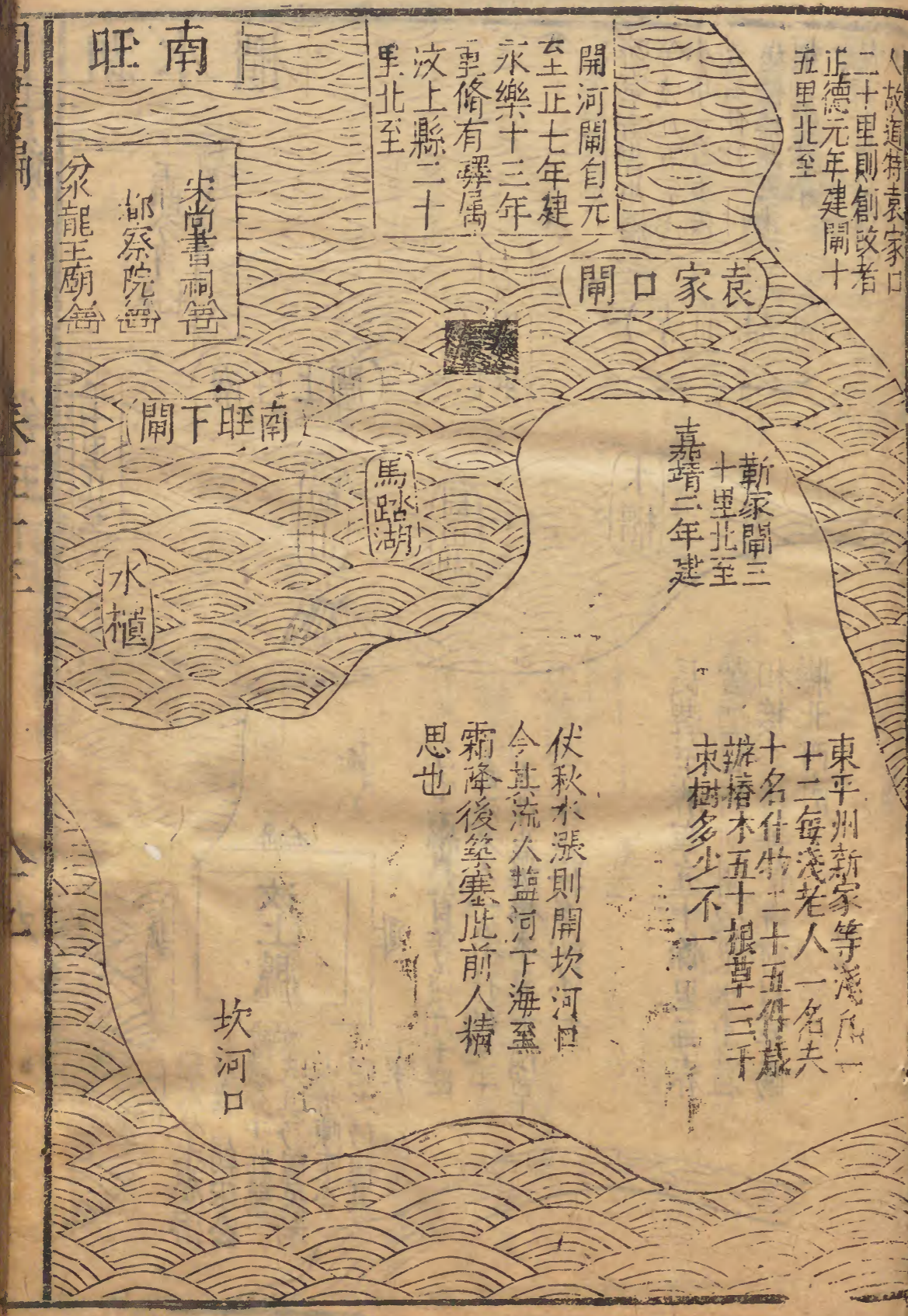
汶河源出山東萊蕪原山之陰一由本縣寨子村出大行之陽仙臺嶺三水俱分爲二一自東平州戴村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爲白馬河爲河凡八十里南流爲龍口一自寧陽縣城城與合泗沂三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

正統二年建

金線通運所閘三十里北至

安山閘有驛屬東平府三十里北至

魯姑泉 凍當山泉 右在汶陽縣入于汶



故道特袁家口二十里則創改者正德元年建開十五里北至

新家閘三十里北至嘉靖二年建

伏秋水漲則開坎河口今其流入鹽河下海至霜降後築塞此前人精思也

東平州新家等淺凡一十二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得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三千束樹多少不一

宋尚書祠 都察院 象龍王廟

南旺下閘

湖水櫃

工部分司

二十里北至

南旺上閘

十五里北至

蜀山

蜀山湖

水櫃

寺前舖閘

濟寧衝曹井橋
等淺凡五每淺
小甲一名軍夫
九名什物一付
歲辦椿木五十
根樹多少不一
長溝首獲麟渡
五里北至

長溝至濟寧五十餘里世春
皆迥自新河開後泉水湧溢
相接今行甚便沅河自寧陽
縣北西南

汶三縣界首等淺凡十四
每淺老人一名什物二十
五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
三千束樹多少不一

汶上縣

元人分水於濟
寧我朝宋公
議分于此築
城垣乃自英老
人所陳至今
祀之仍復其
家

上新閘伏
秋發船由
此行

耐害破閘

永通閘

安居店三
十里北至

馬場湖

水櫃

南門街二
十里北至

中新閘

工部分司

天井閘

兵備道
河道軍門
濟寧府

沅河

西河即府河

- 一天井派 九四縣
- 東北新泉 蛇眼泉
- 古泉 關當泉
- 三里溝泉 井泉
- 負段泉 張家泉
- 柳泉 上將翊泉
- 右在寧陽縣入天井
- 右溝泉 青泥泉
- 溫泉 西北泉
- 連球泉 連泉
- 右在滋陽縣入天井
- 車網泉 柳青泉
- 曲水水歸泉 芩泉
- 報功祠 濯纓泉
- 雙泉 新泉
- 曲溝泉 埠下泉
- 海澄泉 新安泉
- 在城關橫海泉
- 同建一變功泉
- 右在曲阜縣入天井
- 分北 珍珠泉
- 里六 陶樂泉
- 至 黑虎泉



長河口

下新開

南城驛

濟寧州硃瓦溝等淺鋪
凡十一每淺老人一
名夫十名什物二十
四件歲辦椿木五十
根草二千束樹多少
不一

- 繁星泉
- 蓮花泉
- 響水泉
- 甘露泉
- 三台泉
- 石露泉
- 奎聚泉
- 潘陂新泉
- 黃溝泉
- 潘陂舊泉
- 杜家泉
- 蔣家泉
- 趙家泉
- 龜陰泉
- 龜眼泉
- 里溝溝
- 珍珠泉
- 壁溝泉
- 小玉溝泉
- 西石溝泉
- 右在泗水縣入天井
- 白石泉
- 新開白泉
- 紅石泉
- 下庄泉
- 湧珠泉
- 甘露新泉
- 琵琶泉
- 吳家泉
- 岳陵泉
- 石井泉
- 曹家泉
- 東石溝泉
- 龜星泉
- 人德泉
- 鮑村泉
- 石河泉
- 大王溝泉
- 蘆城泉
- 三石泉

新店開大德元年建
十五里北至

泗河

牛頭河出下廣運間

越河行船
魯家開求
樂十二年
建五里至

新開元大德元年建
自新河開後水平至
此方啟閉五里北至

仲家淺開宣德五年
建有仲由祠七里至

師家開元大德二年
建五里至

泗水出縣陪尾山四泉並發
循西流過汴莊城始合為一
西流至兗州府東又轉南流
經橫河與曲阜縣沂水合元
導之以濟運乃于兗州府東
門外作金口閘過令東入府
城又轉南流會洸河以入濟
寧天井開我
朝因之金口閘有三洞濼則
開閘會沂入師家庄

五空橋

沂水有二一出曲阜
縣尼山西南流與泗
水合分為二股一西
流金口閘入天井一
會泗水下師家庄

棗村開五里北至

減水閘

鄒縣港里等淺九十二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椿木五十根草三千束樹多少不一

毛連溝

硯瓦溝

盧溝泉

托基泉

西城山

馬陵泉

鱈魚泉 孟母泉 陳家溝泉 白馬泉 岡山泉 白莊泉 三屯溝泉 柳青泉 淵源泉 黃港溝泉 程家庄泉 右在鄒縣人魯橋

三界灣泉 龍港泉 右在滕縣入新河

南陽堤

南陽閘有驛洪濟厚公署十五里北至嘉靖四十四年改鑿漕河自此

獨山

石砌隄岸四十里隆慶元年建利建開屬魚臺縣

西龍泉 聖母泉 平山泉 廉家泉 廟前泉 右在魚臺縣入漕河

東龍泉 古泉 黃良泉 北石橋泉 三石橋泉 趙溝泉 劉家溝泉 右會南湖入新河

沙河一道入趙溝等泉會獨山湖又於章紙房口各開支河一道隆慶二年創鑿趕牛溝堤十里四十五年建 皇輔坦本縣沙河店南道沙水上流由支河會趙溝泉落南陽湖

舊運河淤平

洪濟廟公署

魚臺王簿九年 裁董隆慶六年 題復

河橋驛

舊河內有十三閘自師家庄起至謝溝開止每年春冬水涸金溝門村屯師家庄寺處淺瀝每閘起板一

五里舖 減水閘 十里舖 減水閘 十五里舖 減水閘 二十里舖 三空減水閘

滕家泉 高家東泉 高家西泉 右在魚臺縣入閘河

甄家窪

皇輔坦

次止容搜載船十餘
 隻迂延阻滯難以計
 日
 新建河開後泉水相
 接紆徐盈漕茶城至
 濟寧二百九十里五
 日可至
 沙河及諸泉水匯風
 浪搏激作石堤四十
 里多開密對岸建城
 水關十五座水漲令
 穿漕直洩河則引水
 入濟運院閘俱隆慶
 元年建六年堤增厚



沙河堤在本縣東北
 四十餘里以障禦計
 距權城堤十里嘉靖
 四十五年建



卷之三十一
 九十三



新開閘宣德
八年建一名
皮溝閘四十
四年淤沒五
里北至

自留城至
茶城嘉靖
四十四年
淤塞次年
開復凡五
十五里

留城閘隆
慶九年建
十二里北
至

留城閘嘉靖四十
五年建十里北至

薛河初自王
家口堤敗河
殺水大去河
一道令其全
派凡百里會
入呂孟湖下
地浜溝又於
袁柳閣支河
一道會清泉
入佃戶屯
隆慶二年鑿

黃家開永樂年建
嘉靖四十四年淤
沒次年重修二十
里北至

隆慶六年
年新築
發水隄



隆慶六年新
築南岸護水
長隄至茶城
止



隆慶新築黃河
北岸茶城自南
直隸起接山東
河南北直隸修
武縣止創築并
修築護水長隄
綿亘三十餘里



嘉靖四十年黃河忽自華山直衝沛
縣從馬家橋流地濱溝大港入洪海
湧咆哮駭目怖神舊河沙淤一壅葦
然赤龍潭湮沒無跡次年築大小港
填二道堵水入赤龍潭河始復舊道
隆慶六年重修



武河源自山東嶧縣馬旺山許眾
泉流一百八十五里與邳州蛤河
合流至邳州西五里至乾溝口入
漕

隆慶六年築徐日至宿遷張
林舖止西岸隄各長二百七
十里又徐州北至茶城止築
兩岸隄各長三十里

陳家灣
黃鍾驛四重
北至
徐州雙溝等
淺舖凡四十
三每淺舖老
人一名夫十
名什物五十
五件歲辦椿
木每名四根
草一千束樹
多少不一

隆慶四年决雙溝三十
里北至 馬家淺三十
里北至張柳渡口王家
口房家口坦俱隆慶四
年决

白梁洪分司二十
里北至
隆慶六年創築
隄起

考捲灣嘉靖三十
二年决

承治河在暉
縣西自許地
等泉發源東
南流一百七
十里至邳州
由乾溝入漕
許有泉
温水泉
右在暉縣
入運河

邳州蔡家莊等淺舖
凡十一每淺老人一
名夫共一千五百名
什物二十八件歲辦
椿木共一萬五千根
草一百五十萬束樹
多少不一

新安集
里北至
西曹家
清陽十里北至
下溝十里北至
武河口
沂河口

鯉湖
連江湖
蛤湖
距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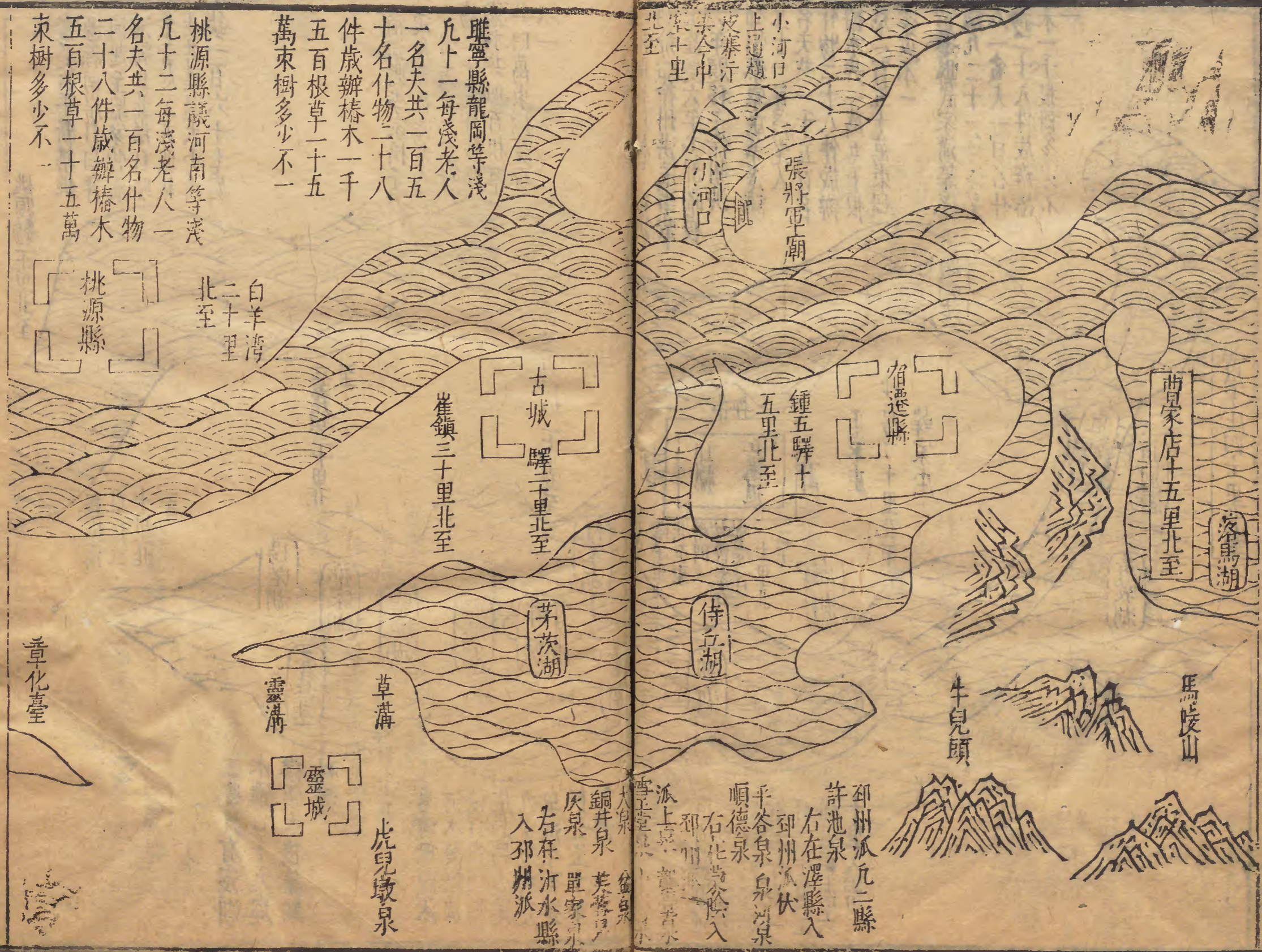
直河與沂河
一源自邳州
受賢鎮南與
沂河分流一
百二十里至
邳州東南六
十里入漕

宿遷縣武家溝等淺
舖凡二十一每淺老
人一名夫一百名什
物二十八件歲辦椿
木一千根樹多少不
一

正家庄
沙房二十里北至
韓家庄

黃家庄四十里北至





雕寧縣龍岡等淺
 凡十一每淺老人
 一名夫共一百五
 十名什物二十八
 件歲辦椿木一千
 五百根草一十五
 萬束樹多少不一
 桃源縣議河南等淺
 凡十二每淺老人一
 名夫共一百名什物
 二十八件歲辦椿木
 五百根草一十五萬
 束樹多少不一

圖書

卷五十一

九

隆慶六年新築桃源縣南岸自白洋河起至駱家營清家營起至古城鎮止共築過大小溝缺一百六十七處

桃源縣二十里北至

清河縣李家橋等淺凡五每淺老人一名夫十二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橋木共四百根草共四萬束樹多少不一

羅家溝東岸二十里北至

三義鎮二十里北至

東關城二十里北至

楊老湖

邵家湖

靈城湖

脂脂湖

蚌湖

桂家湖

水湖

電湖

蒼墓湖

三縣外有淺湖水溝口十九處搭架木橋集船稅運

皂河無源沐河水發則決沒口由泗馬庄趨馬公港九十里南走皂河至宿遷西北五十里入漕

浪石鎮

隆慶六年新築清河縣南岸自橋溝起至戚家缺口止北岸自縣西起至駱家營止共築過大小缺溝六十七處

海神廟隆慶六年建

海運從此出口

八套七套

雲梯關

新庄關一里北至
福興關五里北至

淮河

黃河

清河縣

清江關二里北至

移風關五里北至

淮安五堤

仁字堤在新城東門外

義字堤與仁字堤相連

禮字堤在新城西

北距仁字堤五里

智字堤在通濟橋北距新城五里

信字堤

淮陰驛二里北至

夾套墩
二套墩
六套
五套
四套

三套墩

清江浦口有黃河合水橫過江二五里北至

信字堤隆慶二年淤今開通黃河泛濫船由此起堤

板橋三里北

新浮橋六里北至

楊家溝半里北至

羅家溝半里北至

山陽縣黃家等淺九十五每歲老人一名夫十一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草二千束內新路無草樹不一

淮安府
漕運府
總兵府

新舊城

西湖嘴半里北至

禮字堤

義字堤

仁字堤

柳浦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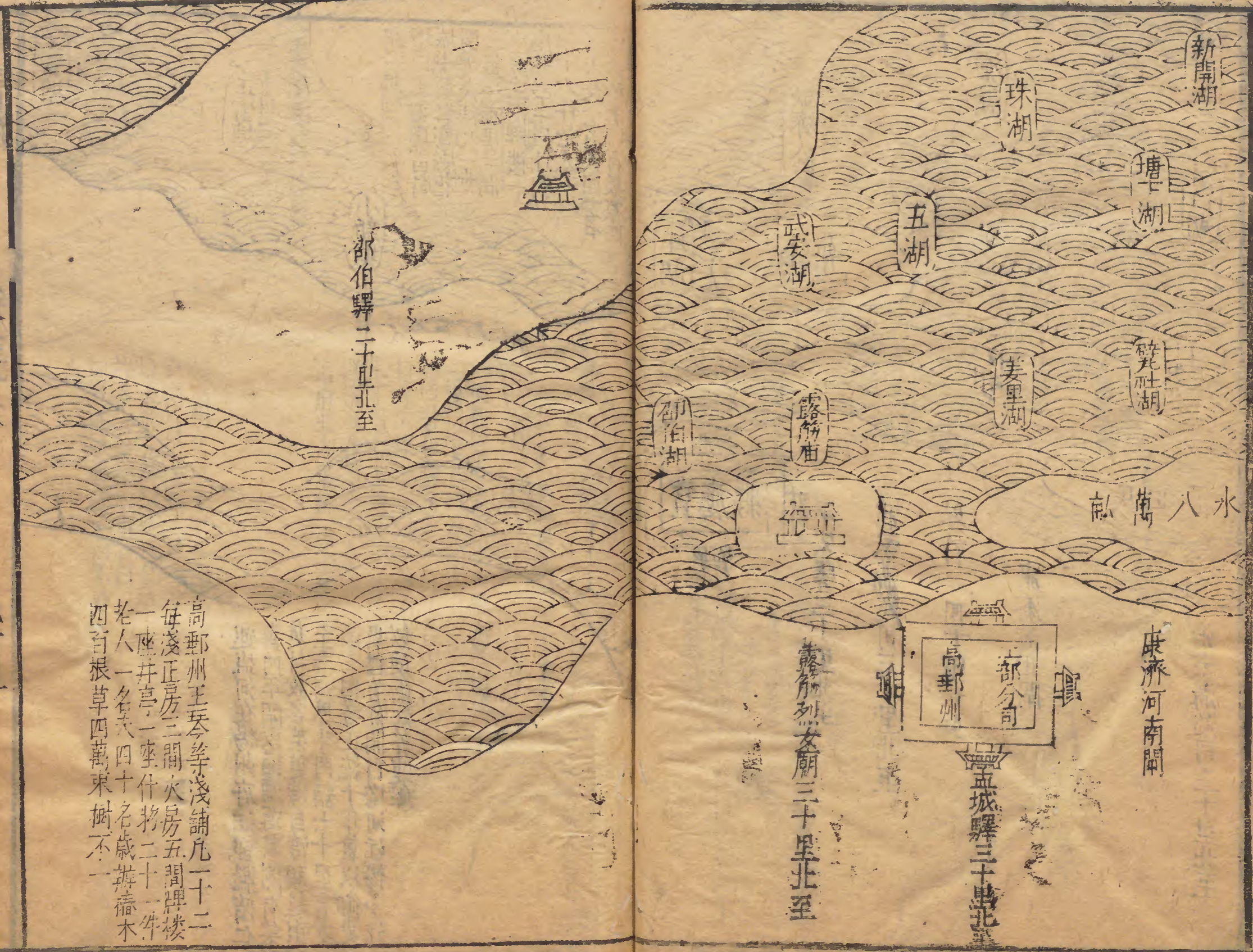
馬道



寶應縣子嬰濶淺舖凡九每淺舖正房
 三間火房三間井亭一座牌樓二座什
 物二十一件老人一名大止四百二十
 名歲辦椿木共四千二百根草共四千
 二萬東樹多少不一



寶應縣
 縣署
 耿齊公廟
 汴湖
 泗湖
 石臼湖
 七里湖
 長湖
 沉田氏
 康濟河北閘
 平安驛三十里北至
 淮家溝巡司三十里北至
 界首二十四十里北至
 張家溝巡司二十里北至



邵伯驛二十里北至

高郵州王琴等淺舖凡二十二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五間牌樓
 一座井亭一座什物二十一件
 老人一名夫四十四名歲辦椿木
 四百根草四萬束樹不一

孟城驛三十里北至

高郵州
 邵公司

康濟河南關

鹽

水八萬畝

新開湖

珠湖

塘湖

五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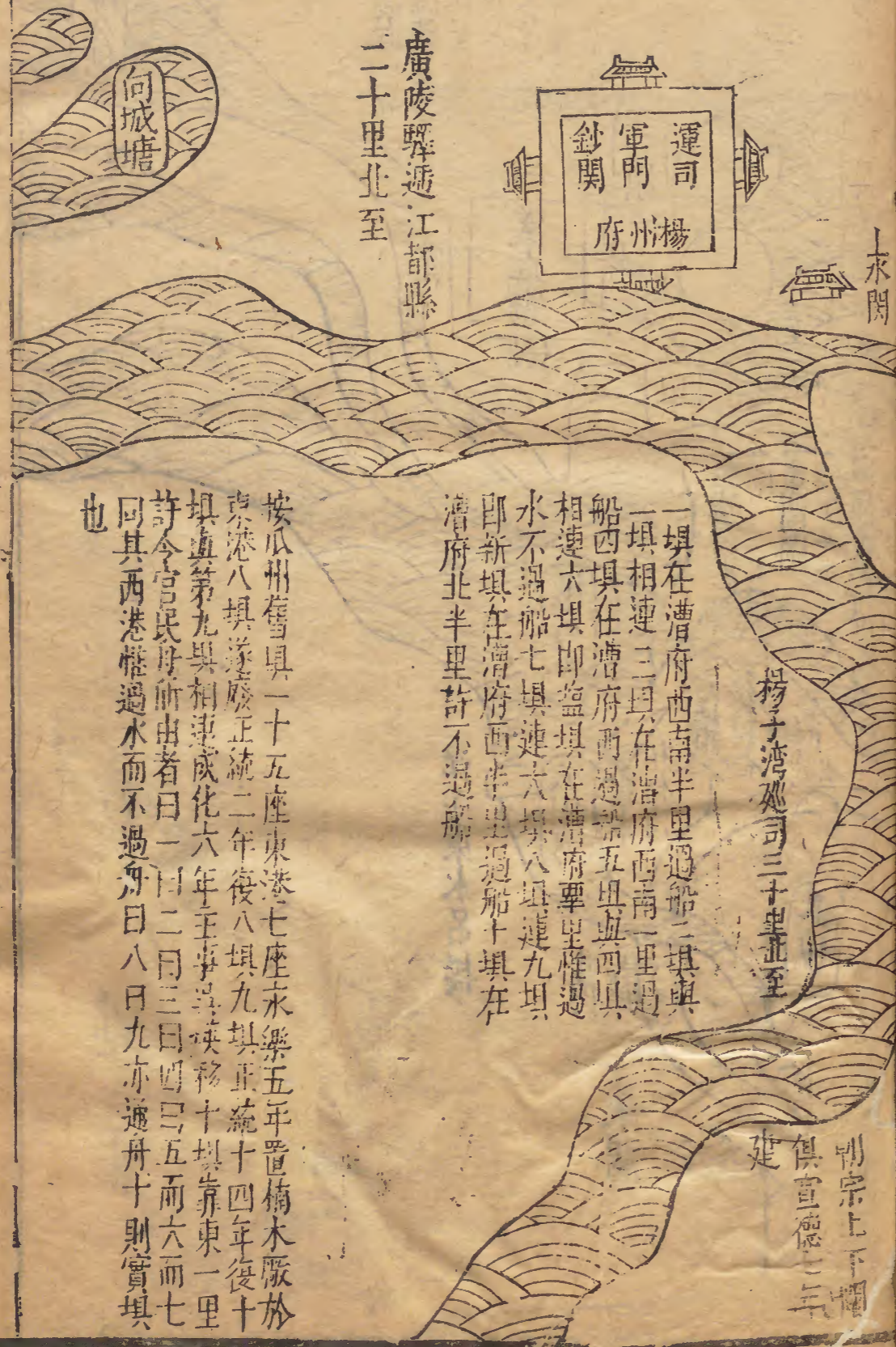
武安湖

雙社湖

姜里湖

露筋湖

邵伯湖



圖書百編

卷五十三

七

陳公塘

儀直縣

綿港等淺

凡三

正房三間

大房二間

碑樓一座

...

...

...

...

...

...

儀直縣

三堤

五堤

東門閘

...

...

...

儀直河

瓜州河

洋子東水吊橋

宿市

柏樹灣

...

...

...

...

瓜州

世西

水關

四堤

重河閘

響水閘

新中閘

新通惠閘

港子閘

小南門

大南門

便益門

東門

臨江閘

江中有金焦耳
露三寺四十五
里北至

瓜口閘在江都縣瓜
州鎮西南地名西江
嘴於靖八年建

金山

天寧州

欄朝閘



關外江灘橫漫
直各二十丈可
以載舟萬曆元
年挑深

月河
水深八尺

京口關

月河
水深九尺
利茂橋

三叉河水深
八尺

西門橋水深
八尺

京口驛
水深八尺

鎮屏山

鎮屏山

望江亭

山

江渡口

銀山墩

玉山寺

金山寺

印塔嶺

揚子江

揚子江

焦山



鎮江府至丹陽縣九十里

北固山

南門閣底
北河身高
二丈北京
尺五寸
水深六尺五寸

鎮江府
丹徒縣

孟家橋水深六尺
水磨橋水深六尺
莫家港水深七尺
丁卯橋港水深七尺

猪婆灘橫長十里係山脊分水之處又係軟沙萬曆元年挑濬



小夾岡

鐵鎖港水深九尺五寸
小猪婆灘水深六尺
海會橋水深六尺
小夾江水深七尺
焦湖口水深七尺
新豐鎮水深八尺

運河

大猪婆灘水深五尺五寸
丹徒關水深七尺五寸

馬蝗港水深八尺
東頭埧水深七尺
馬驢山水口

馬驢山

大小夾河係鑿山
通道雨水淋漓易
致淤淺

二茅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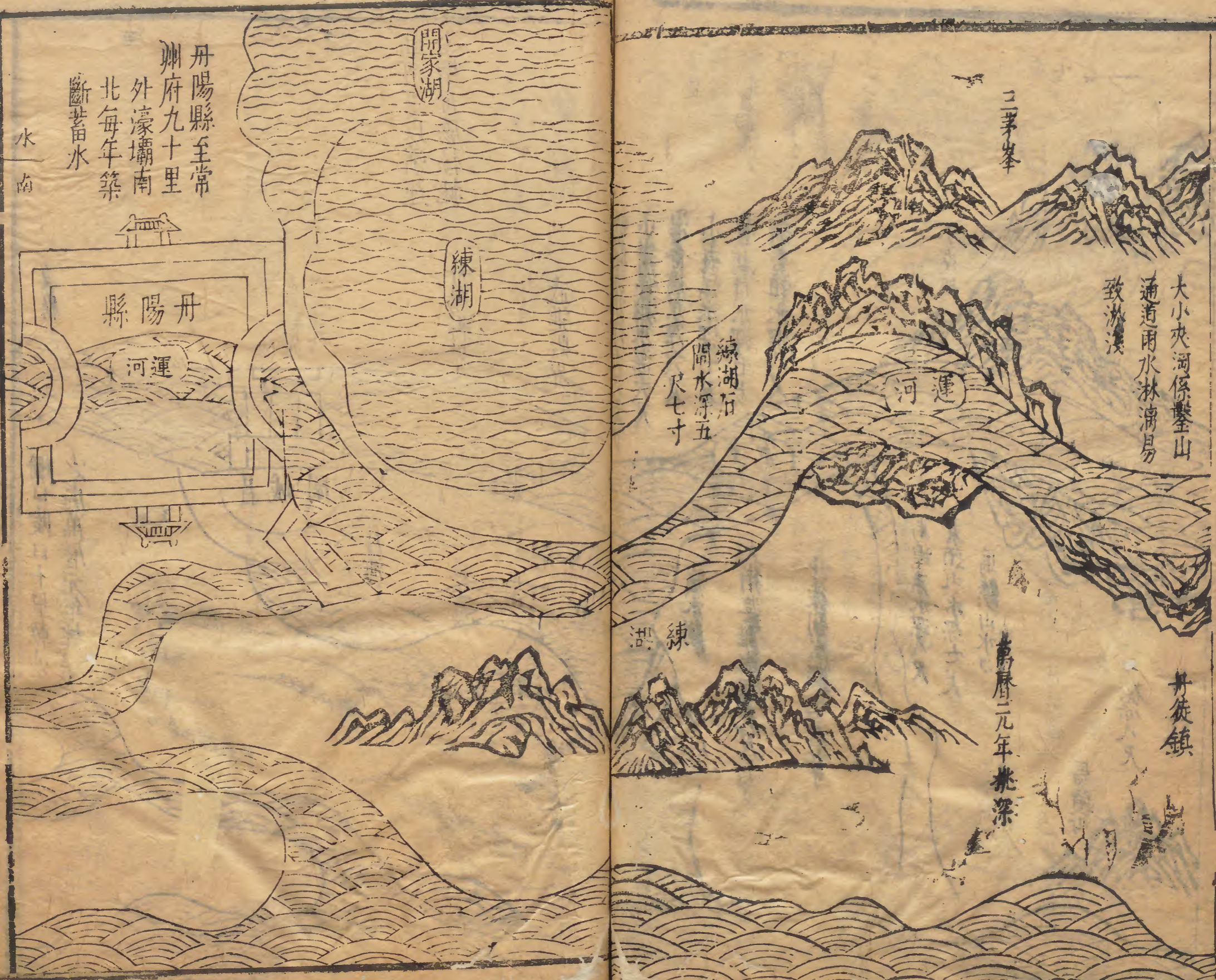
河運

練湖石
開水深五
尺七寸

丹徒鎮

萬曆元年挑深

湖練



水南

丹陽縣至常
州府九十里
外濠壩南
北每年築
斷蓄水

丹陽縣

運河

開家湖

練湖

溧陽高淳由此河出

外濠壩

金壇河 七里橋水 深六尺

此河可以濟運 金壇丹陽協挑

丹陽縣界

武進縣界

關城呂

月河

柵口陵口十里軟沙 之處萬曆元年挑深

已西北俱 鎮江運河

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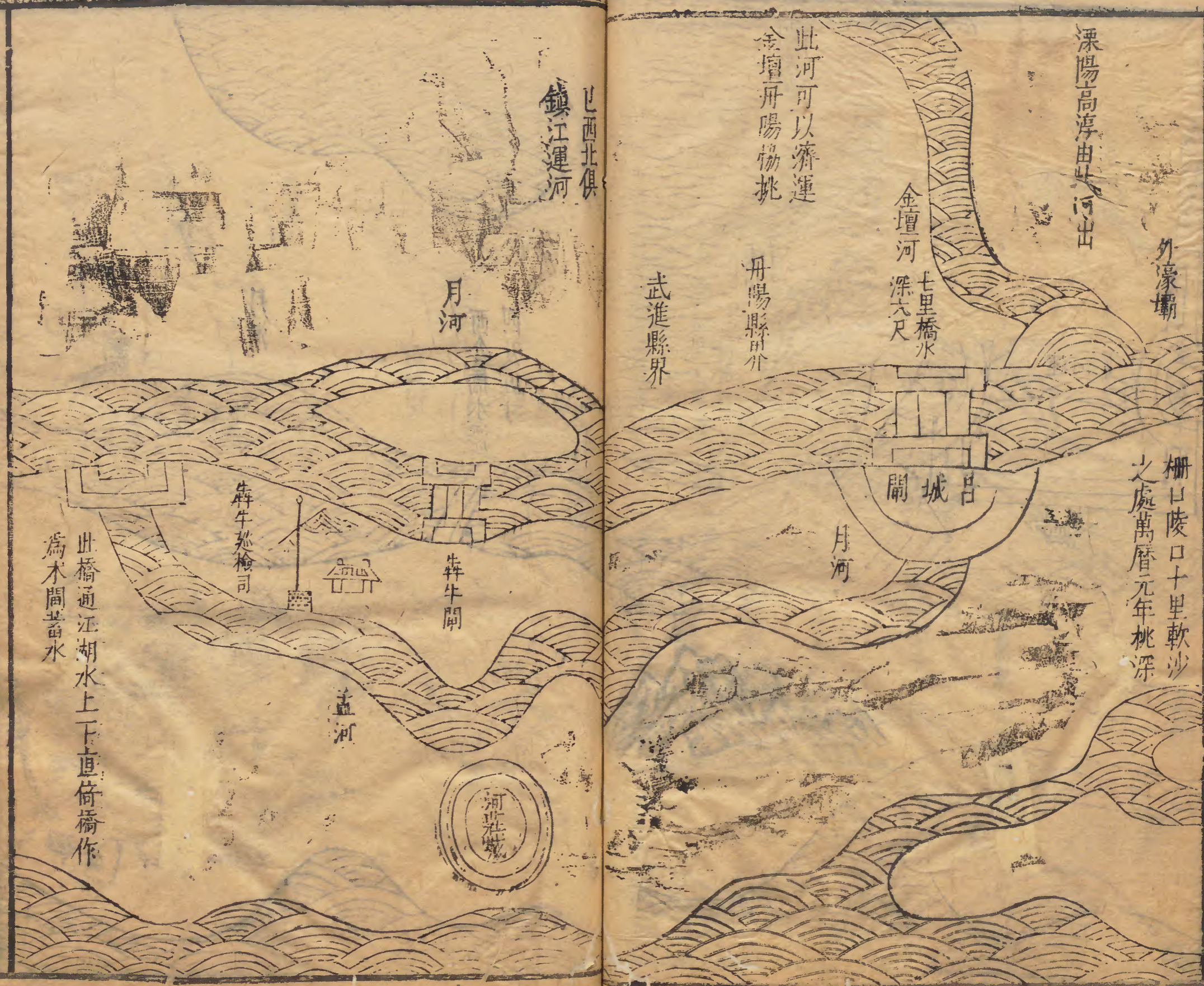
犇牛巡檢司

犇牛關

孟河

河莊

此橋通江湖水上下直倚橋作 為木閘蓄水





東倉橋

龍嘴灰

河運

宜興河

江陰河

西倉橋水深
四尺五寸

月河

河運

利根川

卷五十一

利根川



慧山

宜興河

墩埠黃
水深五尺五寸

運河

江陰河

高橋巡檢司

洛社橋

橫林橋

錫縣九十里

常州府至無錫縣九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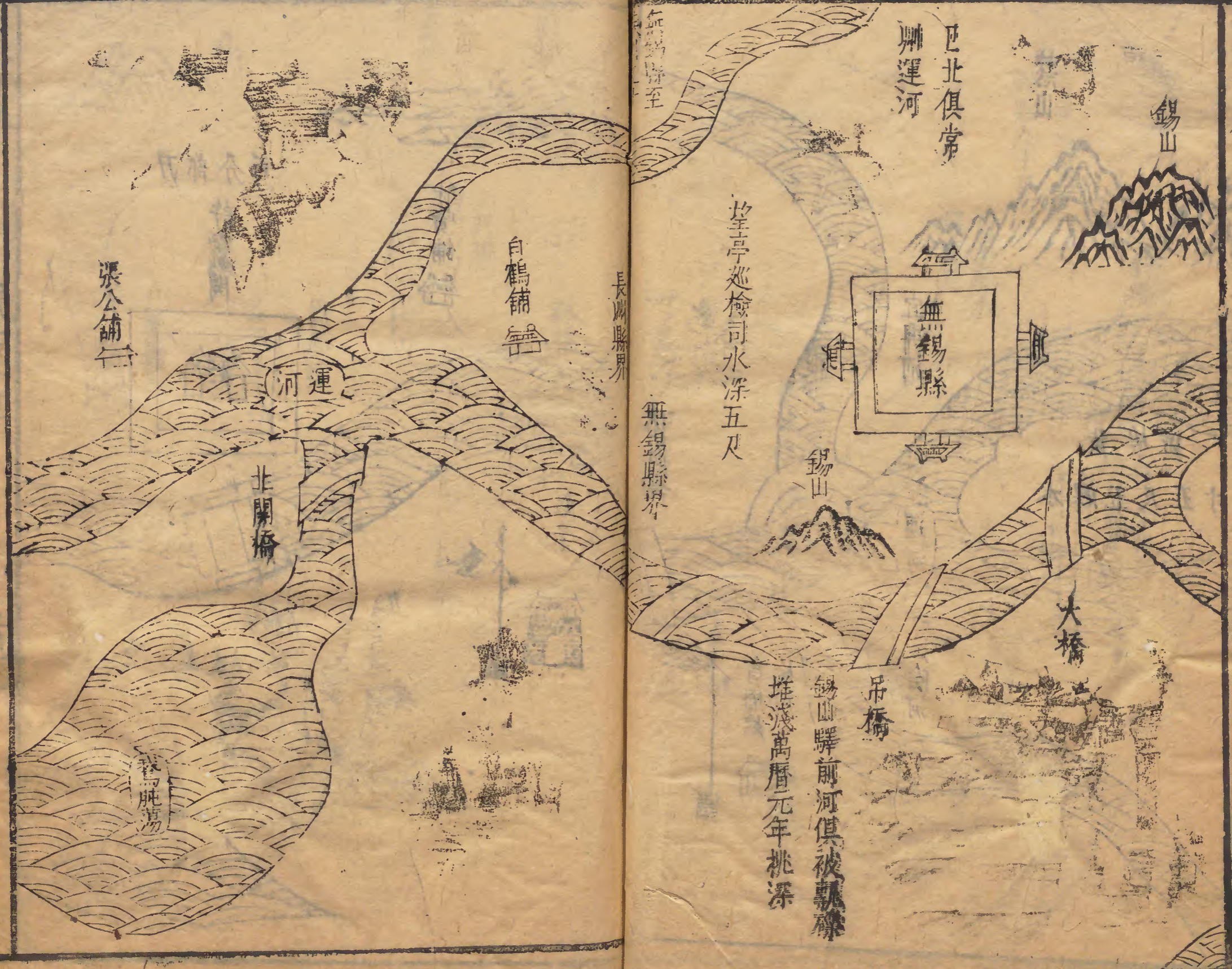
自家橋水深五尺

新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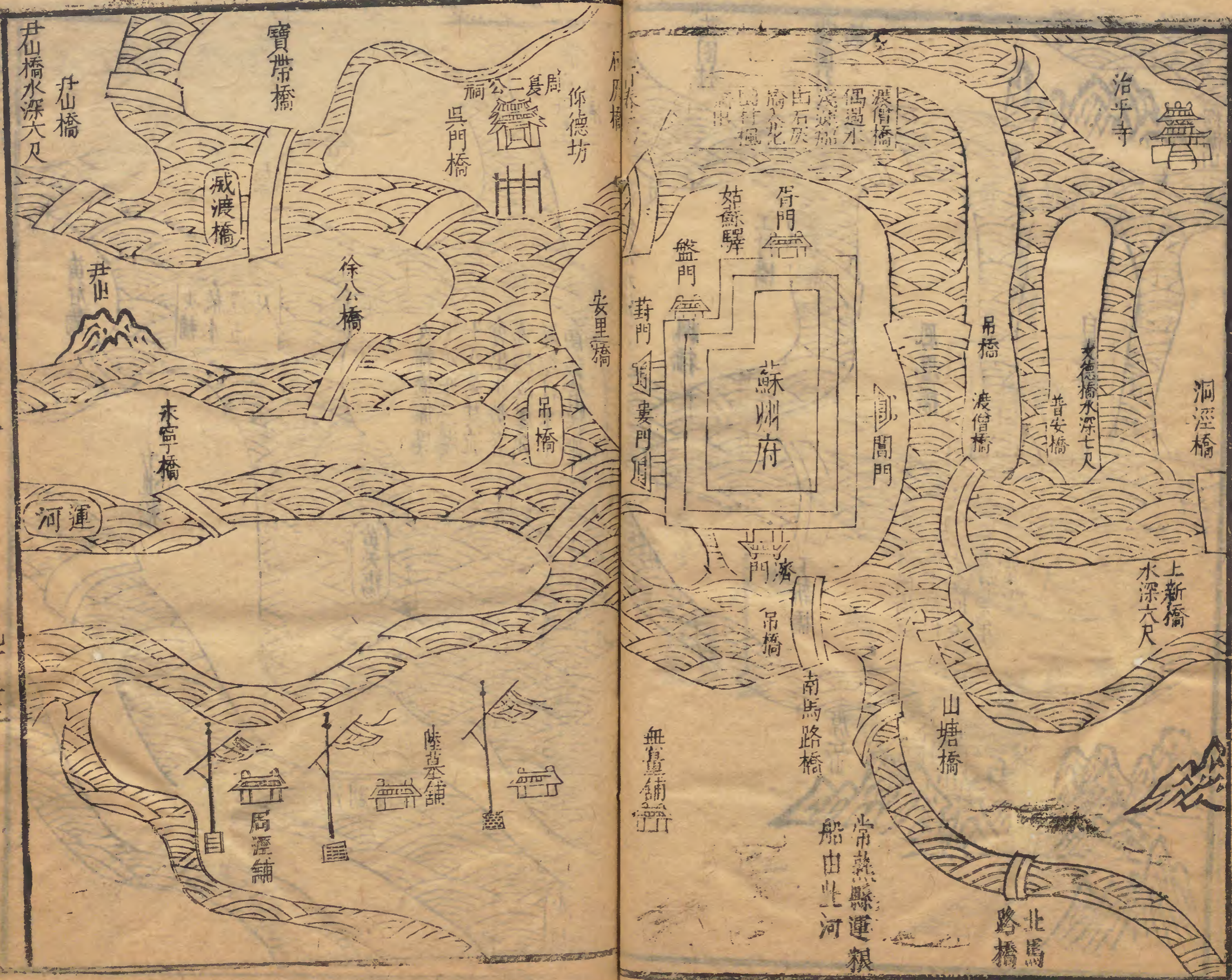
常州府
武進縣

北門

五牧







丹山橋水深六尺

丹山橋

寶帶橋

周長二公祠
你德坊

蘇州府

治平寺



戒渡橋

徐公橋

安里橋

吊橋

丹山



木寧橋

運河

吊橋

渡僧橋

文德橋水深七尺

普安橋

洞涇橋

上新橋水深六尺

蘇州府

閘門

姑蘇驛

胥門

盤門

葑門

濟門

吊橋

南馬路橋

山塘橋

無量舖

常熟縣運粮船由此河

北馬路橋

卷五十三

二百三十三



蘇州府至
三縣

柳香舖

黃石橋

夾輔橋
深水橋

下池橋

黃天塲

隄湖沙

沙胡

夾輔橋係吳淞江并三湖十八蕩其流會出水勢奔騰橋故屢建屢壞往來不便設官渡船



山庭洞

玄帝廟

三官廟

都察院

萬家橋水深六尺

三里橋
三里倉

運河水深七尺

同里巡檢司

金鷄渡

崑山太倉嘉定

白三里橋至松陵驛前俱淺



太湖

大湖

吳江縣

長老鋪

井泉橋

觀瀾鋪

松陵驛

古塔寺

垂虹亭

四賢祠

水深六尺

三江橋

微浦橋水
深六尺五寸

萬曆元年
桃源

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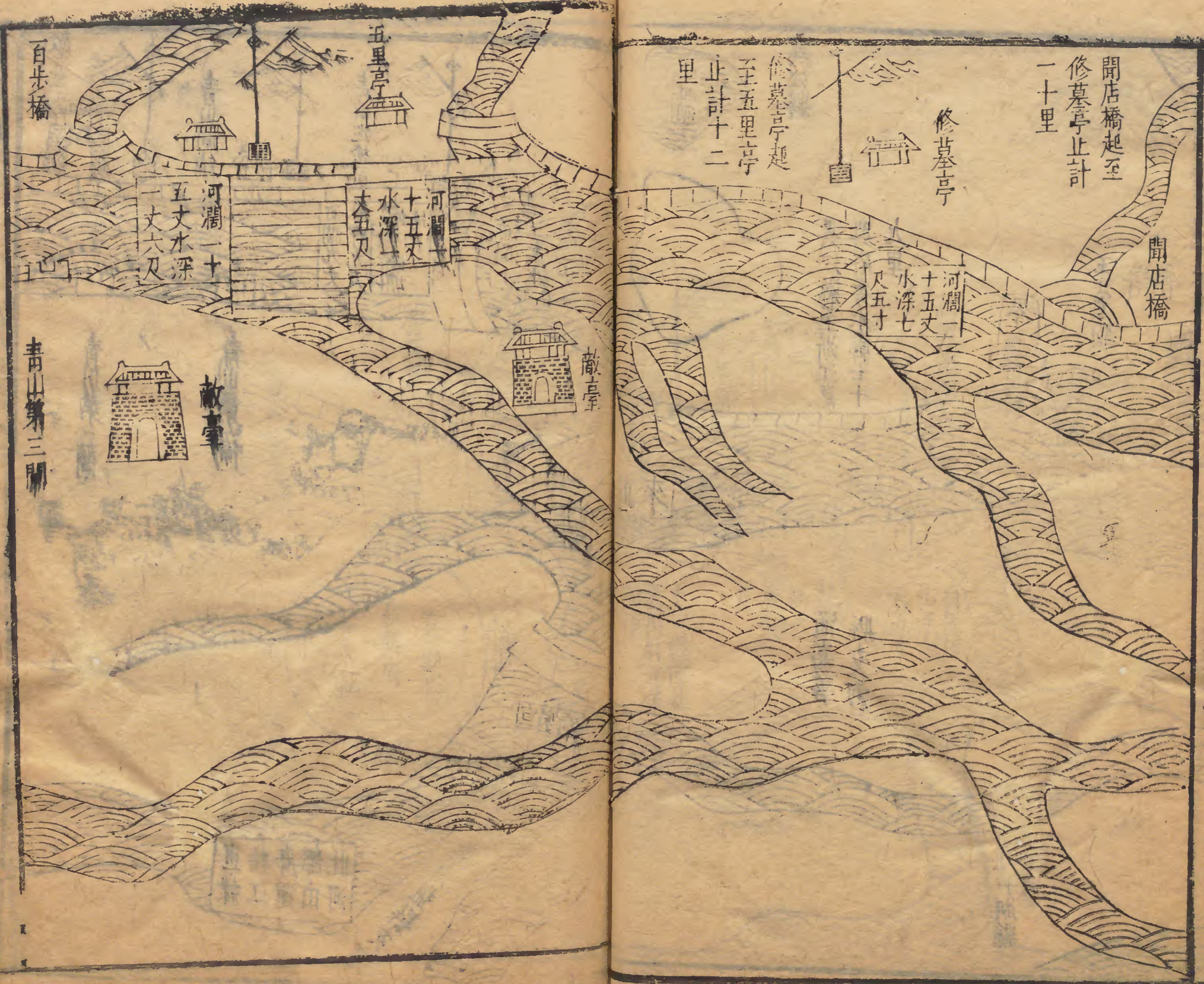
吳淞江

先朝海
運由此
出太倉
州劉家
河

天

五





一百步橋

五里亭

河欄
水深一丈六尺

河欄
水深十五丈
大五尺



敵臺

青山第三關

修墓亭

聞店橋起至
修墓亭止計
一十里

聞店橋

河欄
水深十五丈
尺五寸

修墓亭起
至五里亭
止計十二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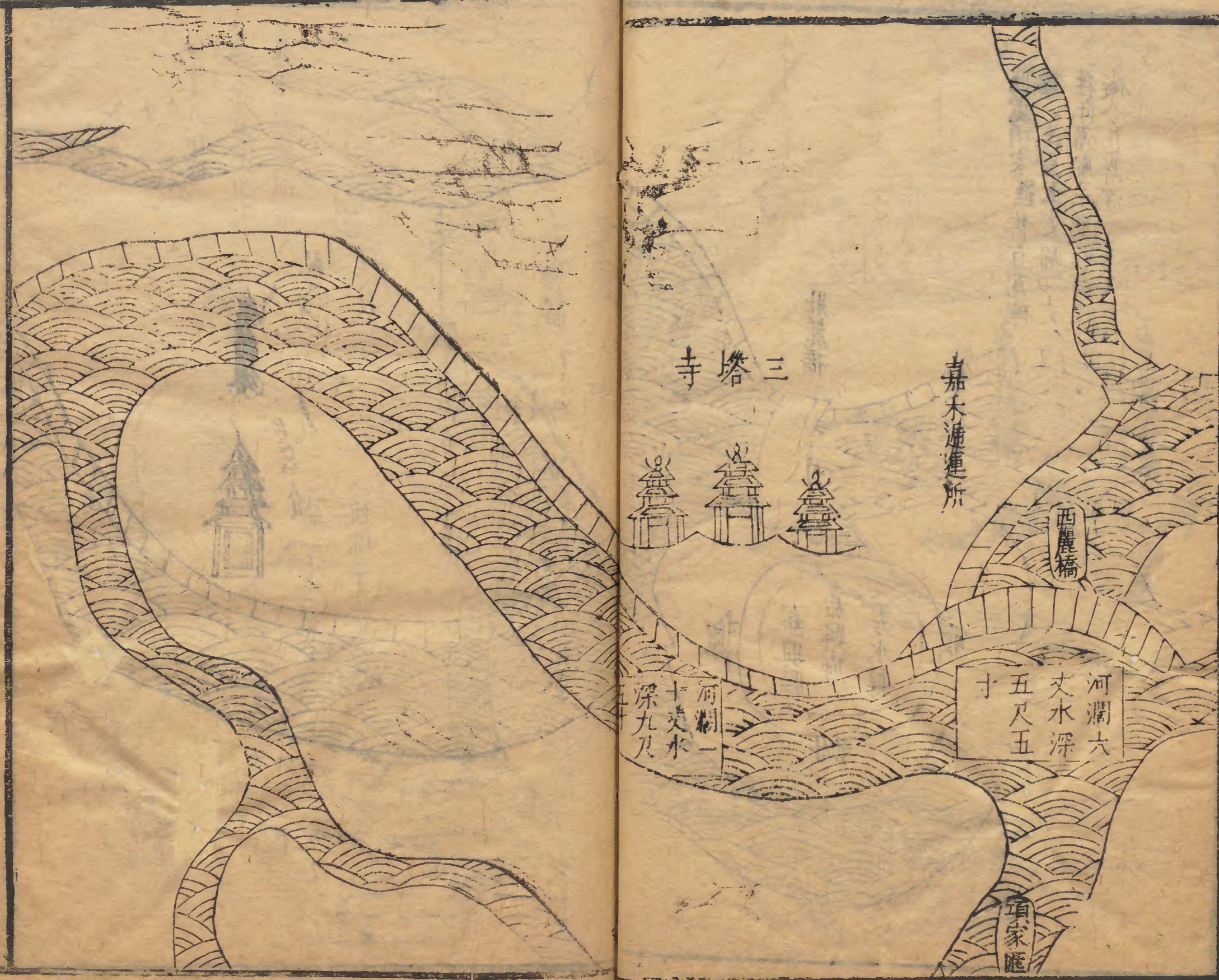
敵臺



此處項家匯舊有瓦礫
 灘一連長五丈濶一丈
 往年漕船至此稍有阻
 礙今已濬深

壯麗橋





三塔寺

嘉禾通運所

西麗橋

河濶六丈水深五尺五寸

項家匯

河濶一丈水深九尺

圖書百編

卷五十三

乙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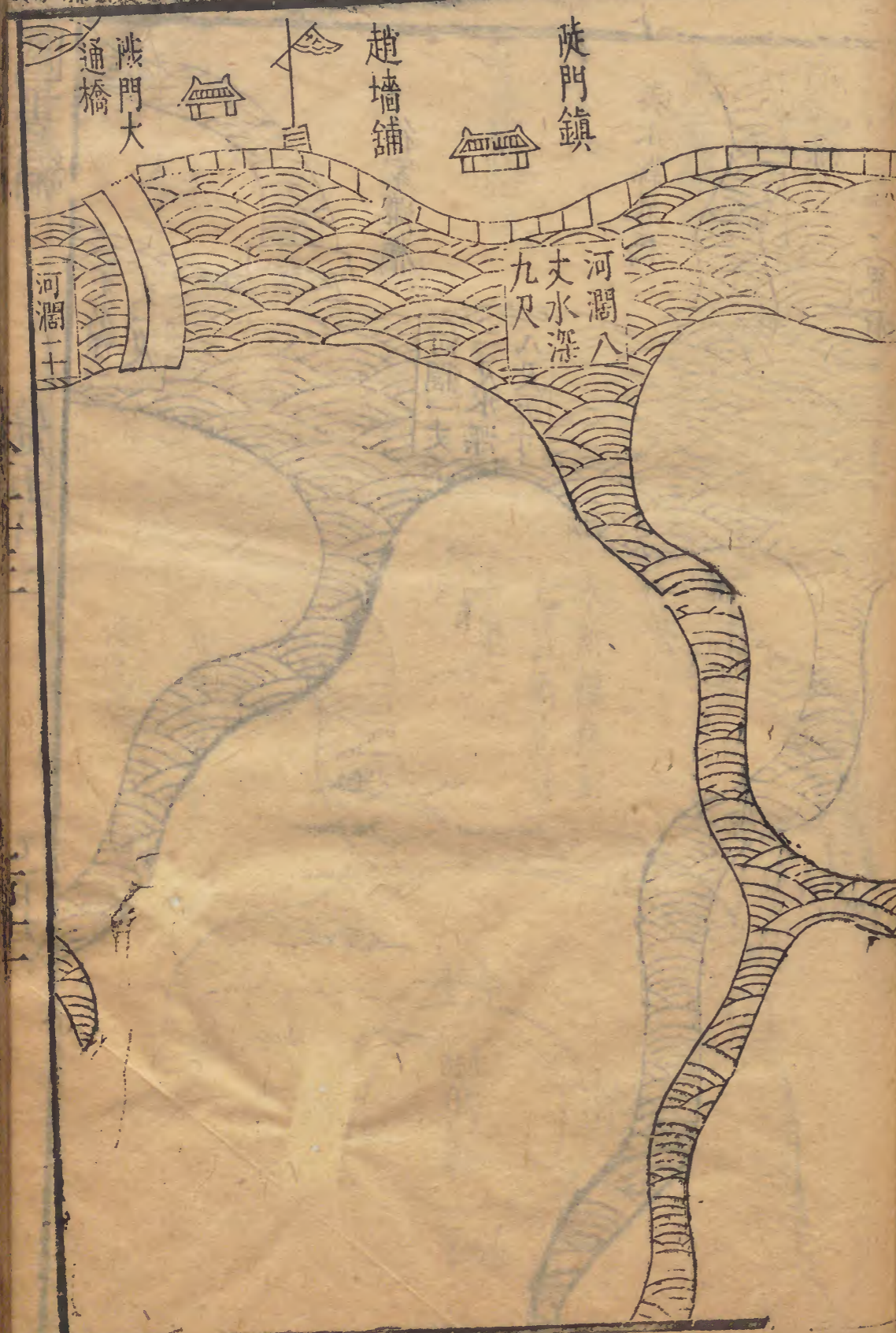


分鄉鋪

河濶十二丈水
深一丈二尺

嘉禾遊運所起
至本覺寺止計
二十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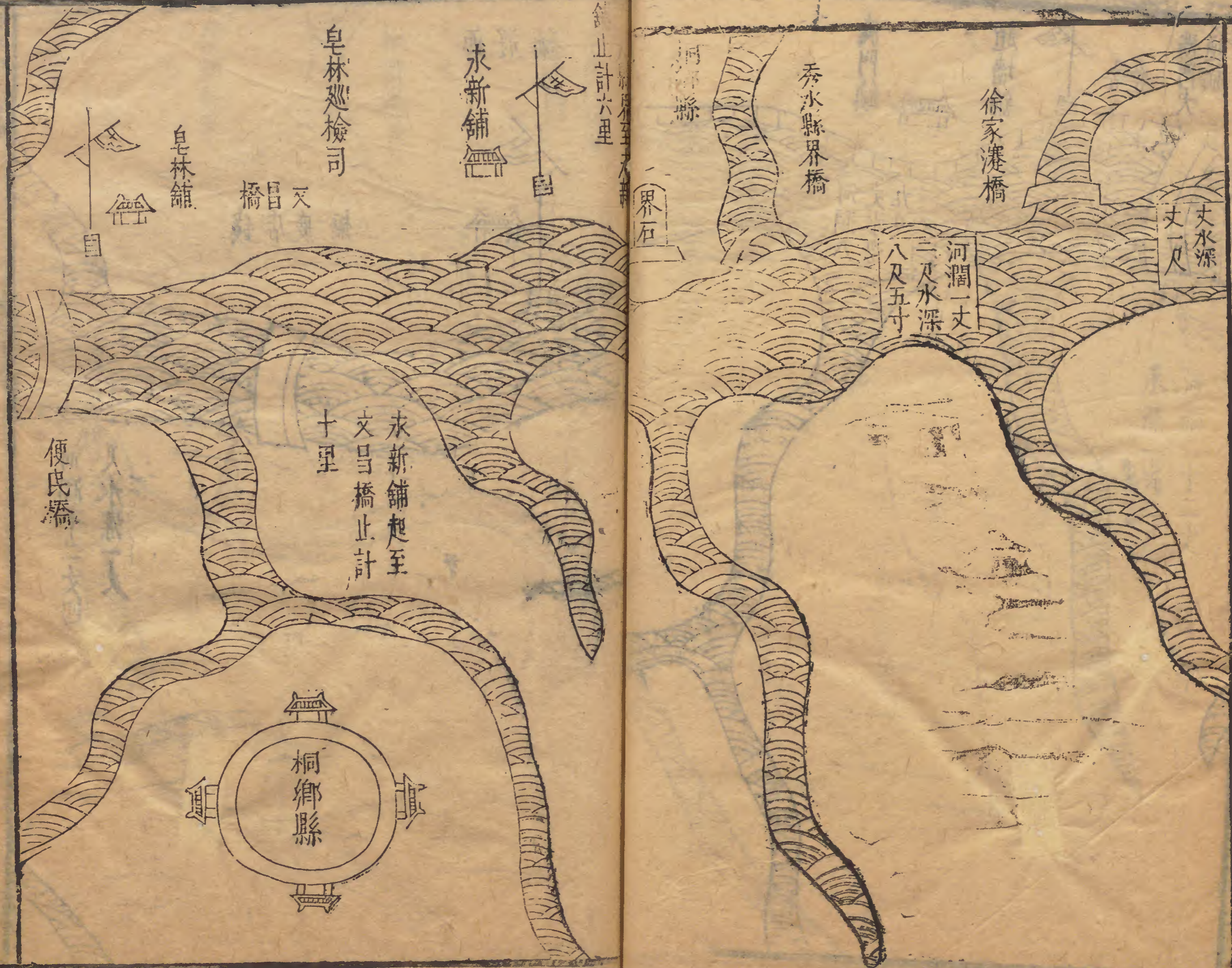




圖書目錄

卷五十三

乙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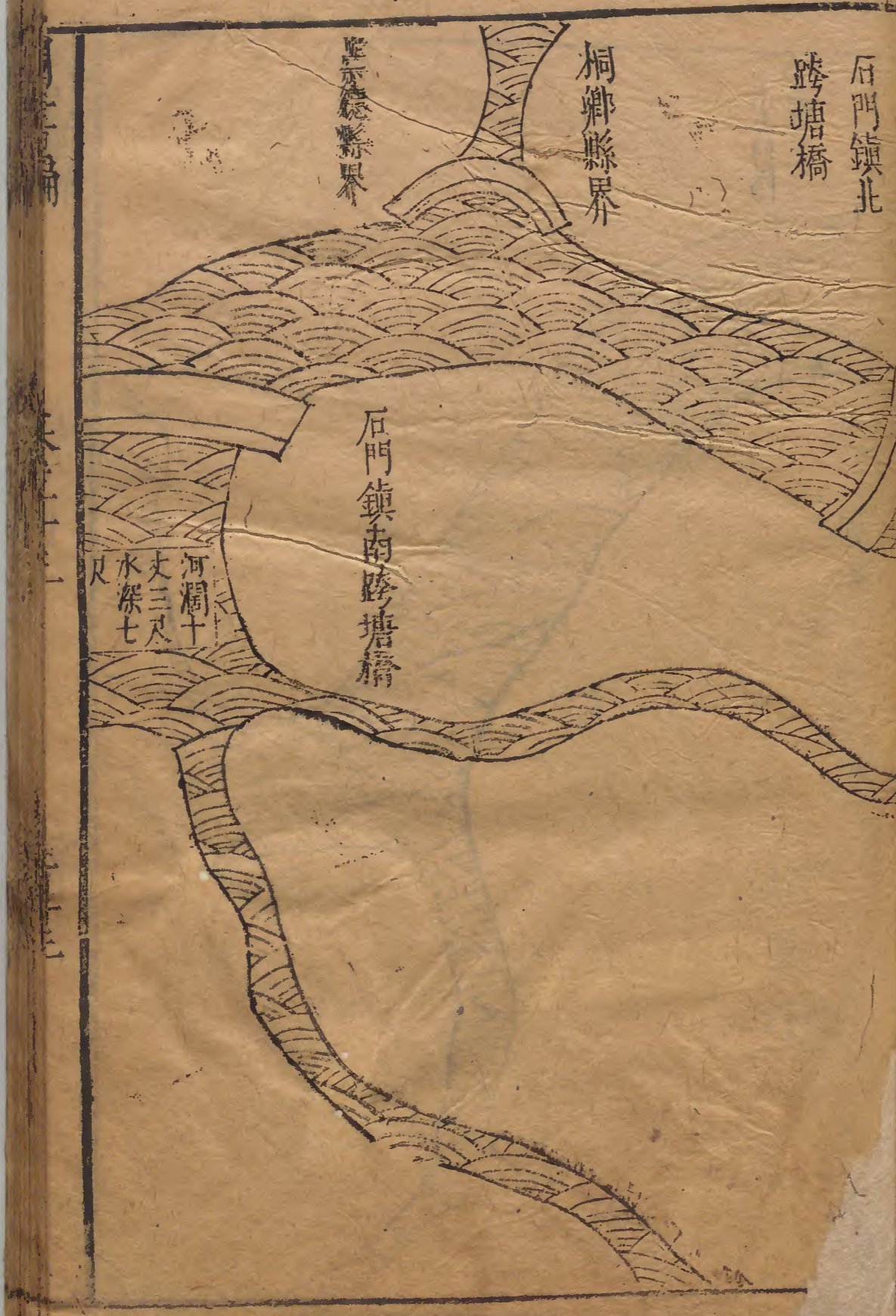




西將舖

錢店度橋

河濶十二丈四
水深一丈



石門鎮北
跨塘橋

桐鄉縣界

聖德縣界

石門鎮南跨塘橋

河濶十丈
水深七尺

小高陽橋

大高陽橋

水深四尺五寸

河橋七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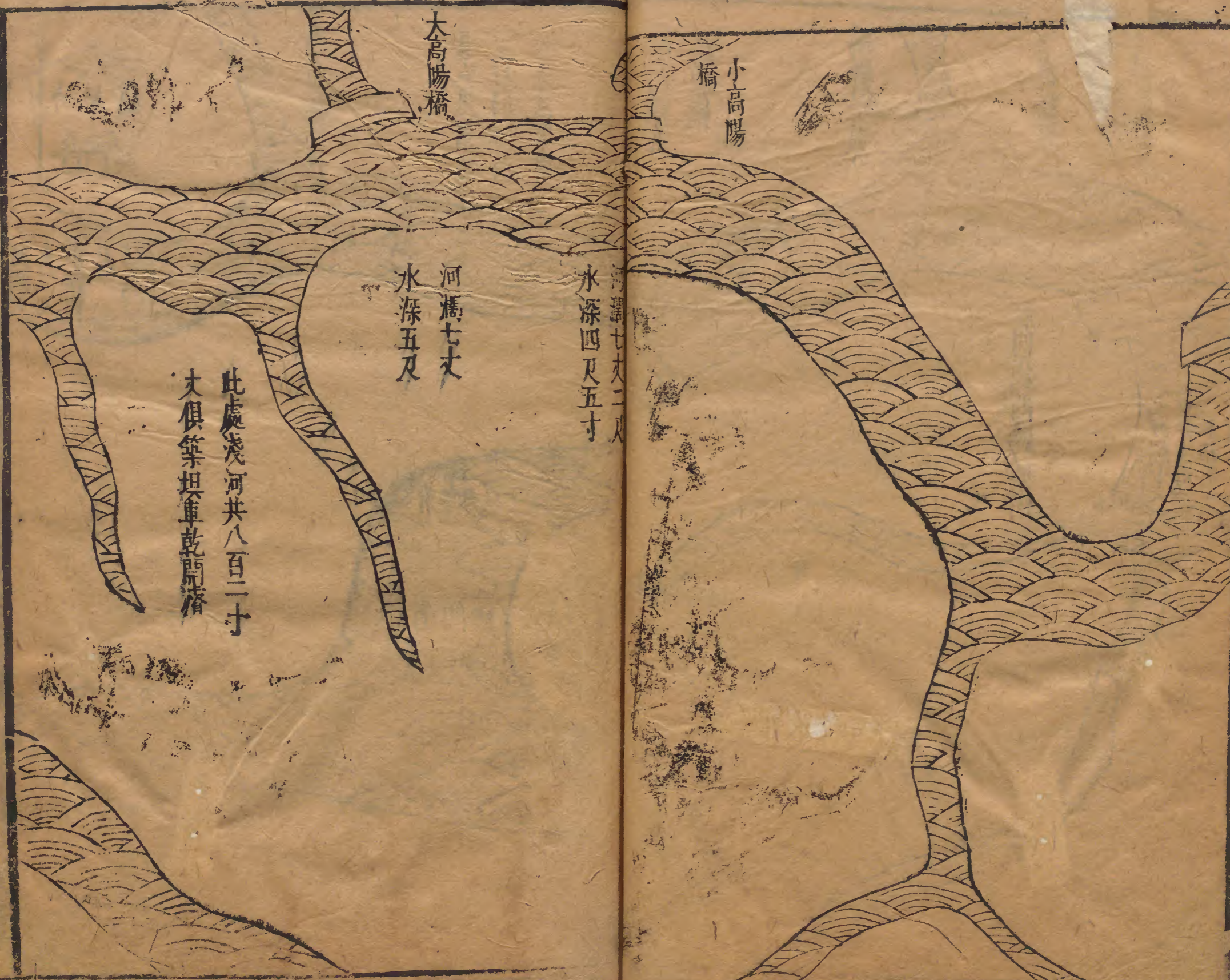
水深五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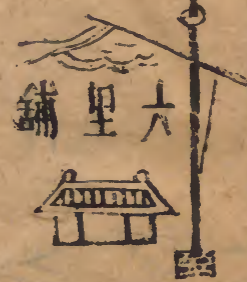
此處淺河共八百二十丈俱築坦車乾開濬

圖書編

卷五十三

二百十三





六里鋪

北六里橋

北六里橋起
至石門跨塘
橋十三里內

河闊六丈三
水深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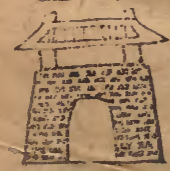


小南門橋

東陽橋

河闊六丈水
深不及五尺

敵臺



遠城淺河
俱已開濬



總管堂

松老橋



彭河橋

河闊十丈水深不及五尺

新橋

南三里橋

高新橋

官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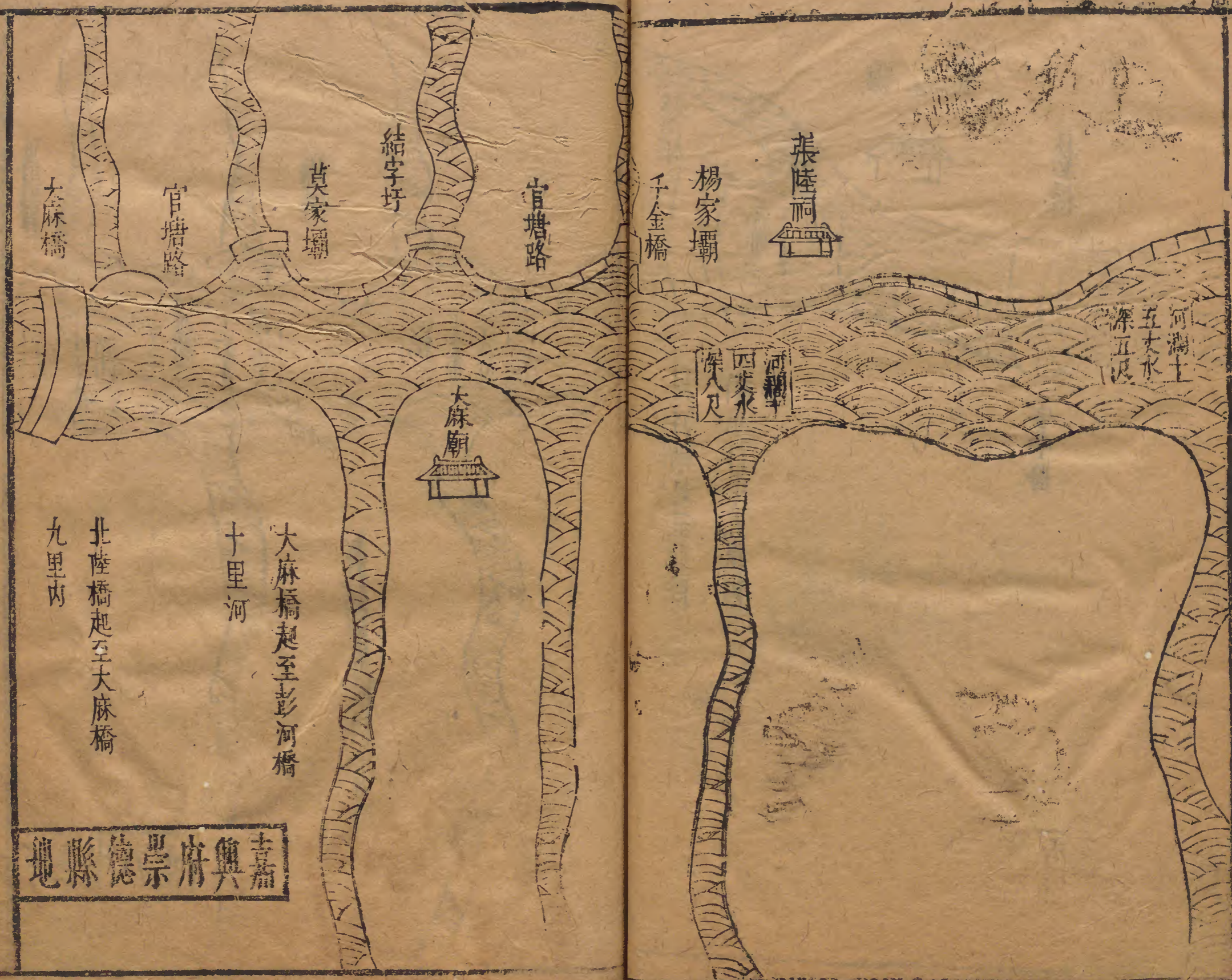
彭河橋起至北陸橋止計十五里內

敵臺



此處淺河車乾開濬

此支河通海鹽縣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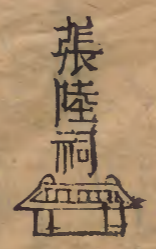
圖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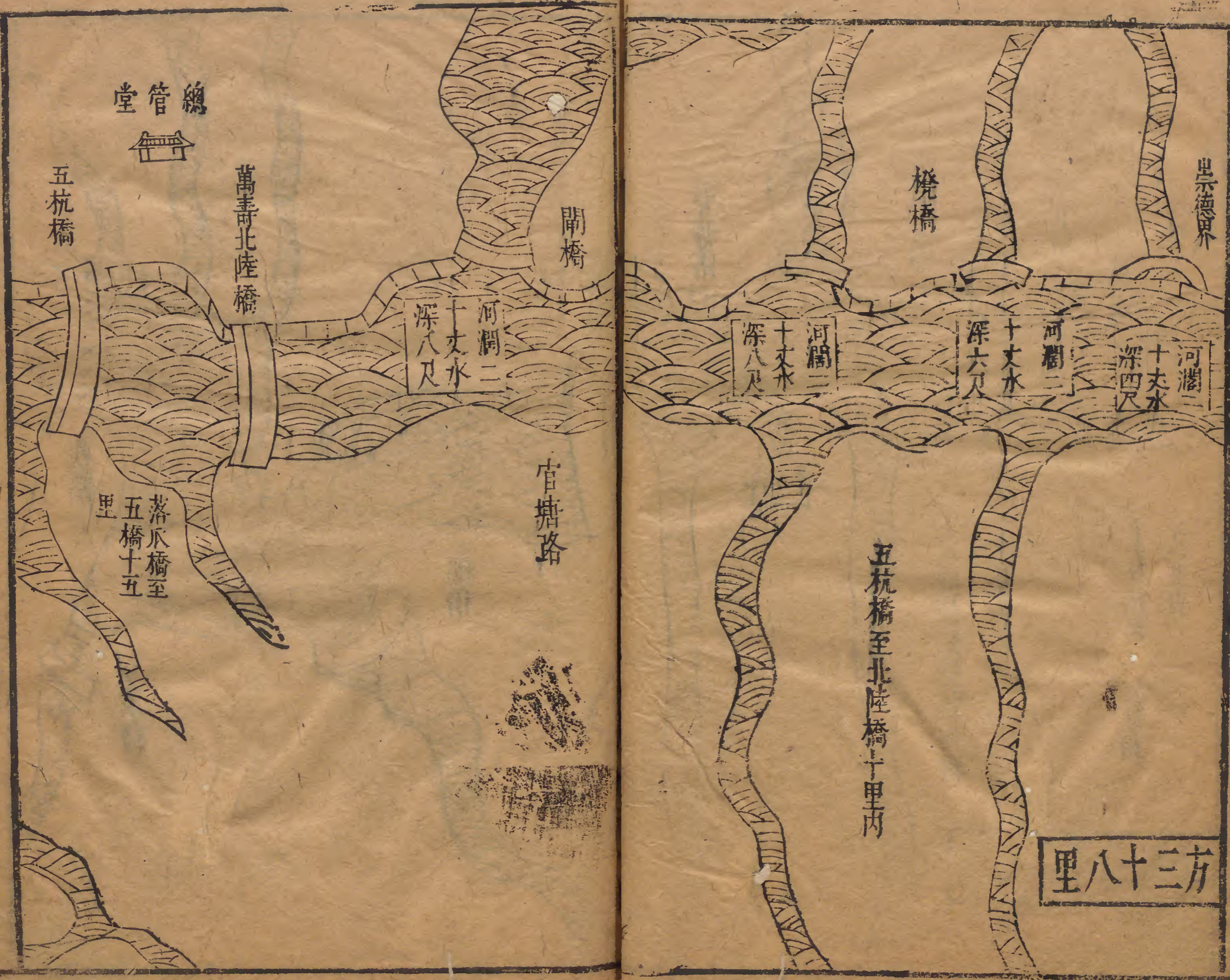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三

乙百廿六

嘉興府崇德縣地

大蔴橋起至彭河橋
十里河
北陸橋起至大蔴橋
九里內





總管堂



五杭橋

萬壽寺北陸橋

開橋

河闊二十丈
水深八尺

官塘路

落瓜橋至
五橋十五里

撓橋

崇德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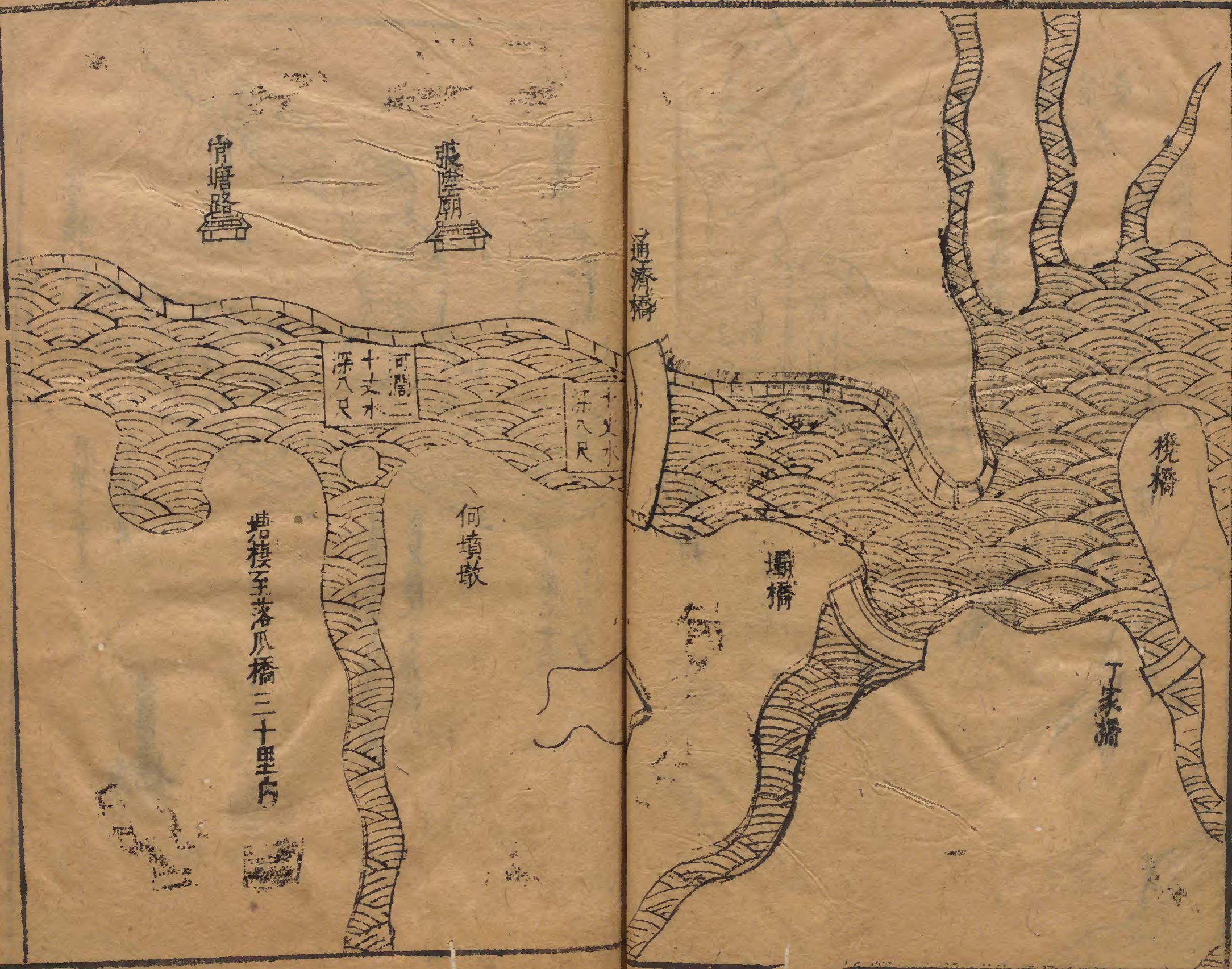
河闊二十丈
水深八尺

河闊二十丈
水深六尺

河闊二十丈
水深四尺

五杭橋至北陸橋十里內

方三十八里



骨塘路

張陸廟

可濶二丈水
深八尺

深八尺

塘樓至落瓜橋三十里內

何墳墩

通濟橋

塌橋

機橋

丁家橋



落瓜橋

河濶二十丈
水深八尺

傳家庄

此處土墩圍圓四丈水
正尺餘今已湮沒

敵臺



河濶三十三
丈水深八尺

敵臺



泥橋

泥橋

車家橋

張六廟

其堂巷



新橋

單圓橋



五林橋

五林橋

深九尺

安橋

馬家橋

德清縣

杭湖分司

通濟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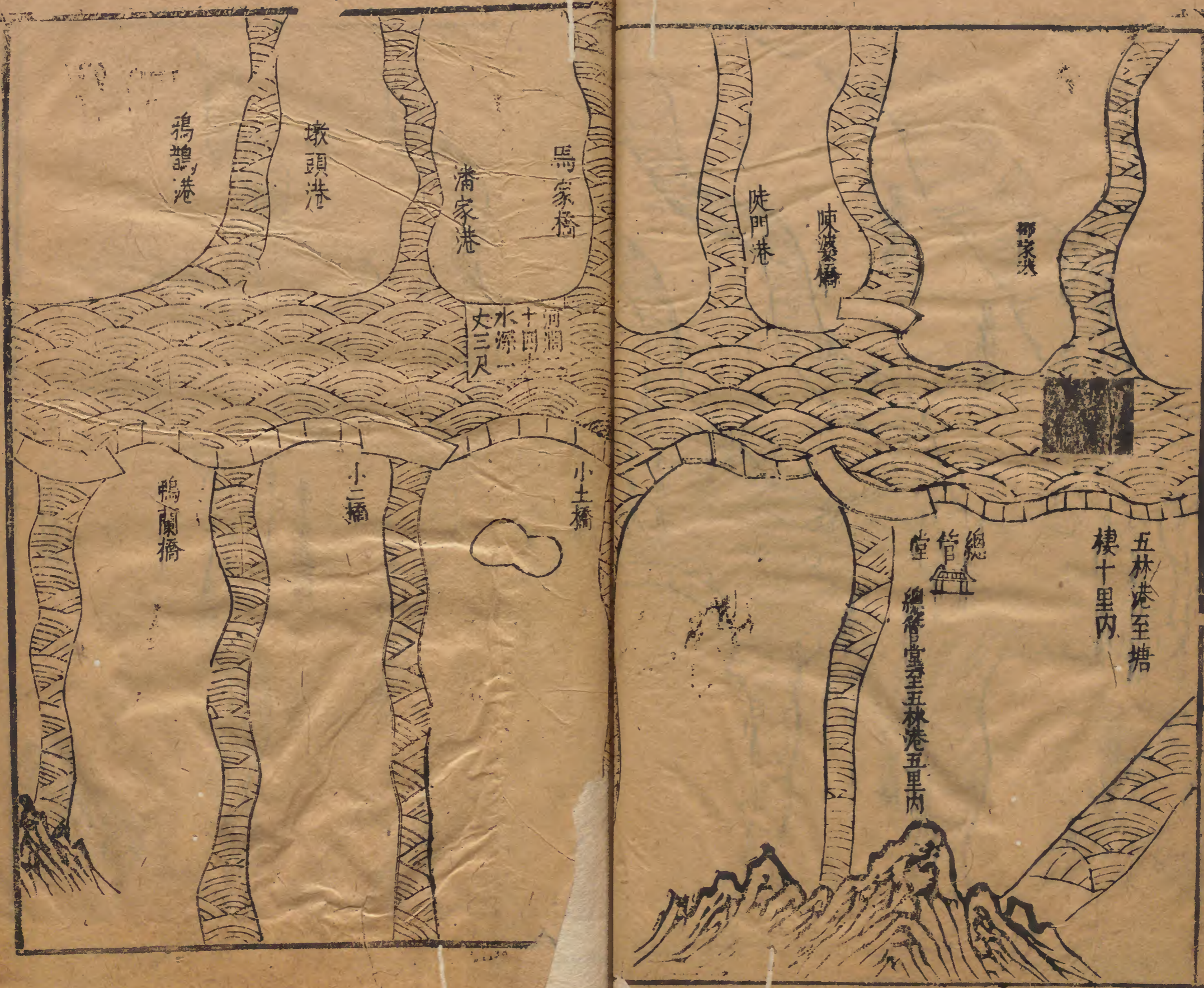
大義亭

總管堂

碑亭

圓眼橋

塘樓鎮



鴨鵝港

墩頭港

潘家港

馬家橋

河闊
十四丈
水深
一丈三尺

陡門港

陳婆橋

柳家港

鴨蘭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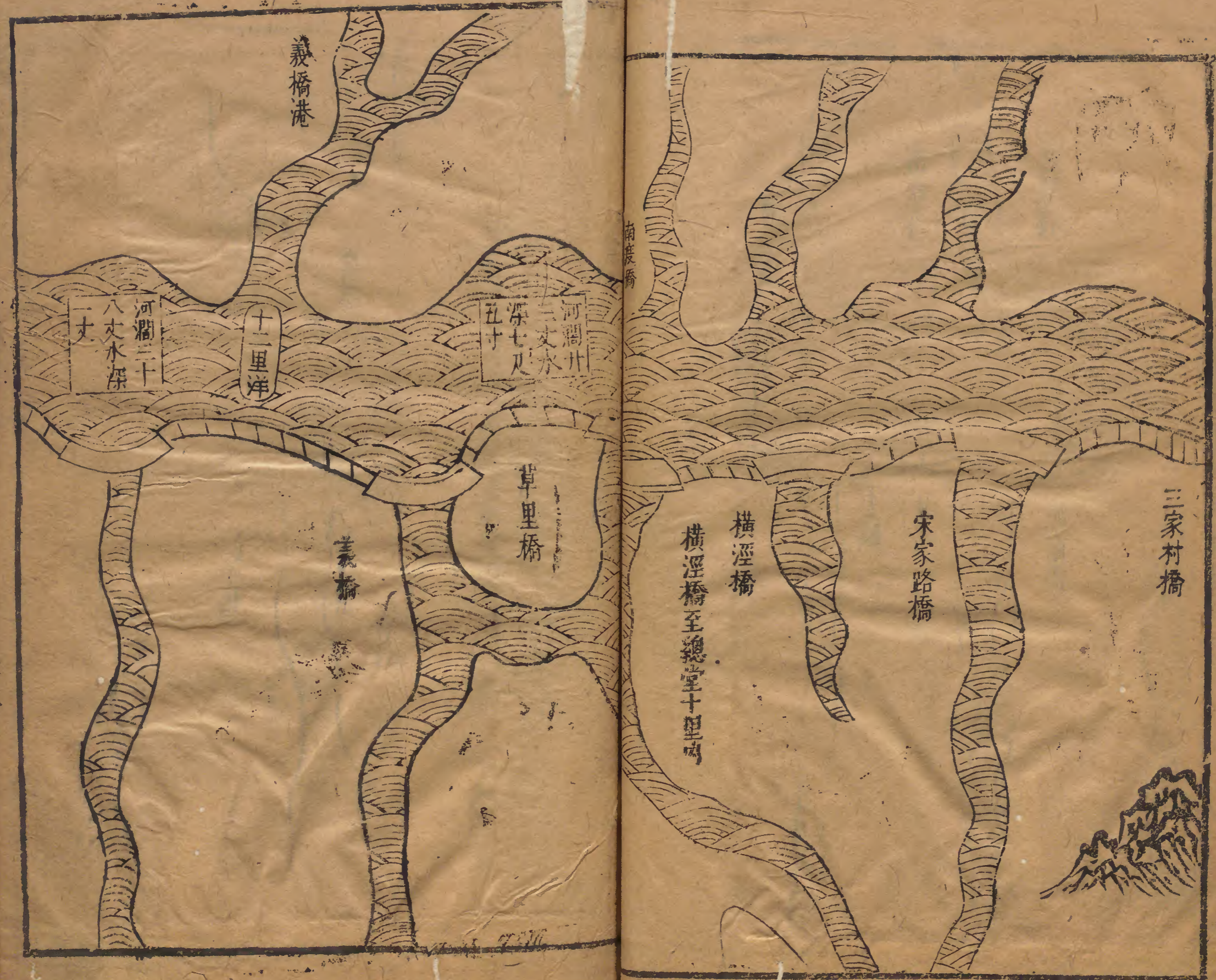
小二橋

小土橋

總管堂

總管堂至五林港五里內

五林港至塘樓十里內



義橋港

河淵二十丈水深一丈

十二里洋

河淵廿二丈水深七尺五寸

草里橋

美橋

三家村橋

宋家路橋

横涇橋

横涇橋至總堂十里

關西圖

卷之三

二十三



卷之三

二十三



浙西水皆發源於天目
 萬山出臨安餘杭經德
 清凡海寧崇德桐鄉秀
 公嘉興之水俱由此河
 逶直隸洩於海

治河大要總考

賈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
 境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右
 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後
 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
 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
 無慮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
 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
 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



其害此竄下策也

歐陽脩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于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曰濬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深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板築脩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者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馬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壑制蘊樹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鉄用草用木用

河書續 卷五十三 乙百三十六
俄用鉅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
已成川豁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
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
折者用古筭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因相準折
而取勻停也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
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
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
爲十則頓損又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

此胡子曰茲論固然然又當因勢否則宋人回河之患

可鑒已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閘座
廣河身阻隔泉源室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日之
淤新河之後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
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

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
河且於北岸築堤捲埽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
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
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
諸湖以淤而淤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

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一五尋引沁之為愈爾蓋勞費正
 藝而限以斗門滂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
 運易於節制之為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
 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
 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回而利導之爾

兩河脩治大要不同治運河者源治其源而河有體用
 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
 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斯言實

國家治河要義彼宋元竭民事河卒無成績所以為無策

之甚也古謂市縣水患可閘且可流也今不在也
 在蕭碭即開新集龐家屯等處不過移沛縣之患於蕭

碭之間去歲勘議之初蕭碭方脫水患之民嗷嗷惶怖
 不忍見聞况今沛縣四圍漸已淤高詢之士人皆謂一
 二年間水必他徙似不宜以一邑之故動列省三十餘
 萬之衆費三百餘萬之資以徼不可必成之功而貽有
 害無益之悔也

所謂欲開舊河者其說有二一則開新集由浮橋出徐
 呂二洪免黃河北徙之勢此以黃河舊河言也臣度之
 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糧
 無處一難也夫取資黃河不過為濟二洪之險今於二

洪無礙即其北徙害在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興不
 急之工二難也是黃河舊河不必議也一則以南陽等
 閘至湖陵城等處即今堅硬可鑿此以運河舊河言也
 臣度之黃河北徙之勢未艾也即今開鑿能保其不再
 衝乎此一難也再新河費四十餘萬銀後幾十萬夫成
 於工作者幾百十人命僅成此河又欲舍此而他圖則
 前項工費皆成無用矣此二難也且府庫既虛民力已
 竭再行用之勞傷之下必有他變此三難也是運河舊
 河不必議也至所謂新河不可行者其說有三一則馬
 家橋易淺一則沙河易淤一則薛河易衝謂之三難臣
 愚以為此三者其委也但在因地脩補隨時救治臣不
 謂難臣之所謂難者則其源也夫新河與青原山相連
 而兗州以南費嶧鄒滕四縣之水實注焉夫以一堤而
 障四縣之水又當大山瀉下之勢必不能支且其地水
 利素不疏通每遇陰雨彌望白水遍地成湖若不尋其
 源分其流則自濟寧至南陽至秦溝無處不可衝決不
 特三河口一口為然也臣愚以為善治水者不與水爭
 水有所歸流行無滯必有分殺之處則不至於暴溢大
 都順其勢而利導之耳即今河工已成宜急為疏濬分
 殺之謀又夏村一帶地形稍高非薛河之水又不足以

濟運道臣愚以為薛河上流須別濬支河以分其勢至於三河口鮎魚泉等口對過之處鑿開大口令其順流西去仍於下流百步外再築一矮隄或為湖為塘高六七尺仍作一水閘水溢則任其西流水淺則所蓄之水以資運舟其上流低窪之處亦因其勢捲埽為湖以為停水之所多置放水閘以為開閉之具夫有處以分其流則水自不至暴溢不暴溢則自不至衝決自不至淤

所謂三難者可免矣又多方處置蓄水之所以為

去其害又取其利雖未遽為輕久之言

小築舊河二說俟財力充足

之時為之未為不可也

國家運河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自臨清而北徐州

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閘河則藉山東

泉水然與黃河相近故多衝決之患弘治以前決在河

南正德以後決在徐沛杳自嘉靖四十五年之間沛縣

被決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蓋緣沛縣

舊河積沙為岸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黃水乘虛就

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橫截舊河而始成抵於湖水

過沙停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

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即

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舊河河身淤深宜稻方數百里
魚鱉之區皆變爲桑麻之地矣臣又慮留城至舊山係
黃水故道乃築東堤五十餘里爲障禦計則黃水可無
壅塞之虞又建復黃家閘則泉水有所節宣亦無膠淺
之患二年間新舊相接水流充蒲舟楫通行惟薛沙二
河亦嘗慮其伏漲衝突方興工分殺其勢工未及就而
水已至矣是以有去夏之患然臣思之運河之患患在
黃河彼其排山倒海之勢經年累歲之害來則難禦去
則必淤若山水則乍盈乍消涸可立待或一歲而旱至
或數歲而一見此可以人力勝者也今嘗在谷上原收
水在薛河則於東邵王家口各開支河築厚壩三道引
水經赤山微山呂孟等三湖從地決溝下徐在沙河於
黃甫開支河經趙溝歸獨山湖南建減水閘一十三座
洩出昭陽湖而又於翟家口宋家口楊家口杜家口各
開支河築厚壩二道以防末流引之而入甄家窪尹家
湖而歸於印馬池等處是沙河薛河之水俱有歸宿又
何衝突之足患乎

治河說

治河之策大約不過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
之或築堤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觀其勢或欲徙

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而立文莊則云古今言治河者莫出於賈讓三策而其治之之術又莫出于賈魯之三法蓋謂二賈不失禹意也然以今之勢與今之時考之則讓之策不可行魯之法亦不行矣尋禹故道放河入海讓所謂上策今挽河而北則運道將置之平處堅地開水門讓所謂中策今自雍西建瓴而下所經冀兗淮揚安所擇堅地乎水門在在如是多與河流不相直安所分水勢乎增築堤防讓所謂下策今中州而下徐泗而下堤更善殺鳥在約欄水勢乎趙魯之三法當何如踵行之殺河之流因而深之之謂疏也歲用疏法而河流未嘗殺矣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也歲用濬法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也歲用塞決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觀明效者暫也不治而治安瀾者幸也二百二十年于茲封事朝夕上曾有出此三者而建必然之畫乎亦曾有行此三者而享一再世之利乎故丘少莊又謂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皆便惟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宜今河南潘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尚文所建之策元大德中時河決紀縣浦口文議不塞便相地所宜或築長

垣以禦泛濫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沿河州郡百年無害而避患居民亦可漸蘇息矣

六漕治法

綜之爲六漕自潞河順天津爲白漕不宜治自天津逆臨清爲衛漕不必治自臨清逆南旺又自南旺順出茶城爲閘漕宜少治自茶城順流睢陽爲河漕宜數治自睢陽踰高寶連瓜儀爲河漕宜亟治自瓜州渡長江入京口以入于杭爲浙漕宜間治夫白漕從密雲而南下霽十日則平沙彌河雨一日則泛運辛急則挽舟又急則直易舟耳其節短不瀉運故其法以

衛漕渠甚歛而流甚深渠歛則流專流深則渠利故其法治之以不必治也閘漕強半藉汶萬曆前汶乘勢東而下于青海卽西注者微西注微則不能七灌北三灌南二百年春夏水竭往往閘漕斬焉弱不能續數里之流萬曆以後坎河旣難乃驅汶全流于春夏之交閘道遂溢直時啓閉耳故其法治之以少治也河漕有源之水也崇堤約之以專其流隨流提之以若其性運畢則脩以清漕漕畢則清以待運歲相循環也故其法治之以數治也湖漕無源之水也夏秋多雨則脹悶而決隄

冬春多旱則涸竭而膠舟脹之既不可涸之又不可去
養生者虛其腹則神耗而液乾實其腹則腸急而腹潰
虛其實實其虛此豈能一日忘備哉故其法治之以亟
治也浙漕治或在潤或在常或在姑蘇或在崇德直踰
年一深通之耳故其法以間治也若孟津而下河運之
崑崙也運所不經若勿治可也然脩身者能不脩崑崙
乎法反宜急治襄江而下江運之頭顱也運所必經若
急治可也然藥病者能先藥頭顱乎法反宜勿治夫理
餉道者其猶理氣血乎閘漕浙漕患在氣血之不足宜
補之使羸衛漕河漕患氣血之有餘宜瀉之使縮白漕

湖漕則有餘不足無定形故補瀉無定執羸縮無定衡
余故取治水見諸行事存案牘者括而紀諸筌蹄

漕渠七議

形勝

國家大計在轉輸轉輸資漕渠漕渠資隄民之富藏於
田田之利藏於水無水溉禾即民貧轉輸焉給也淮楊
大勢泗水由石梁洩於淮盱眙破釜山陽諸水由雲山
衡陽諸澗洩於寶應蓄於二塘天長銅城諸水東洩高
郵蓄於三塘西連大儀其泉盤古山澗諸水蓄於江都
五塘儀真四塘是時田多墾治壩堰具存北不洩於諸

湖由不洩於運河故湖平水淺河隄解衝決之患舟行無風波之險近壩堰圯廢塘不蓄水小新雷陂由淮子河而洩句城由巨塔溝而洩陳公北山由帶子溝而洩直奔漕渠益以都應五塘之水盡奔諸湖則漕渠烏得不溢諸湖烏得不險哉且晉人創置塘堰豈輕用民力指土田空帑藏乎必有經世之略遺後世之利者矣何也江都句城塘周迴四十餘里灌田八百餘頃小新一雷鴛鴦陂塘積之當句城之灌儀真陳公塘周迴九十里灌田千頃有奇北山水匱茅家山劉塘積之當陳公高郵白馬茅拓二塘灌田視江儀實應白水塘閘深廣周迴百二十里合羨塘灌田二千一百頃是四邑諸塘之勝槩也平時蓄之資以灌禾旱年水涸決之通運揚之富斗粟十錢乃原於此茲開壩不設塘水洿潰或時雨浹旬山水驟發甚為漕渠大患也迺今昔異宜險夷區別豈無故哉晉之塘壩蓄水其洩少近塘壩堰廢其洩大何也水無瀦制卽克溢浩渺主者不知以漸而洩於閘洞輸於海口惟務增築加插毋論旱潦障之其與昔人設鋪撈淺平水蓄洩深慮遠眺異矣失今不治是使岡陸千五百里之水悉以運河爲壑湖闔增險勢必潰決又以下河爲壑也夫上河腹田沒於湖不啻什百千

萬歲損糧運客載奚直十百千艘非湖險為患乎湖險
 為患實由隄高隄高則水大水大則澎湃湧加之積
 閘土酥西風觸浪高崖丈許即更加數尺水亦隨滿寔
 增其險亦焉能以一線之隄禦尋丈之勢耶且造化惟
 洩始蓄理也持之滿者其潰大勢也障之而使之常蓄
 豈理也哉勢所不能也昔禹治水以四海為壑皆自下
 流疏殺其勢先決九川距海斯大水有所歸復濬茲距
 川則小水有所洩今諸塘漕渠五湖及下諸湖皆設
 隄防凡以蓄水也由塘達渠由渠達湖由湖達下河
 者胡達蒙喻及中十塩場海口皆所以洩水也上自西
 山逮下河田疏水道資蓄洩灌注濬茲滄距引也洩滂
 喻海口則決川距海也欲治水舍禹之不適哉苟俾百姓
 殷富惟長吏舉農政司空興水利脩之疾塘建年水實礎
 立水摯增斗門以次漸洩於海則湖不揚波豈惟方物
 畢獻運舟不損貨賄不滯河隄不決塘堰蓄濟兼防異
 常之變已耶最爾淮揚尚得腴田十數萬頃不加賦而
 民足矧天下乎當有握其樞者

源委

善田者能以高為下卑為高明於原隰之理可語治塘
 壩達蓄洩之義可語建洞閘審於就下之性可語設隄

防察於深淺之宜可語避湖險此其樞在上不在下也
盱泗天長地勢距諸塘高十數丈距漕河五湖復二三
丈距下河又丈許近隄之田距廣洋湖數丈距海口隄
下又不啻數十丈也海口之隄歷諸鹽場延袤百八十
里曰范公隄捍禦漲涵毋令侵稼建海口閘蓄淡水灌
禾潦則洩之旱納潮水通鹽運閘外高築埧墩防衝決
海溢任之藉以棲息謀深慮遠文正之遺愛也濠喻地
高無閘則泰州十場高郵興化寶應鹽城由支河徑洩
於海尤爲要害之區今雖漕塞故跡尚存可脩而舉也
必欲續禹之績師其意先導濠喻疏下河俾二州三邑
十場之水有所洩復詢求張王清溝二海口故道使之
盡洩於海於是始脩河隄增設平水實礎易牖加圈立
水犖淺則蓄之溢任洩去涵洞變通宜民脩復十四塘
廢堰增設泰州姜堰海安壩下涵洞規石礎水勢稍高
洩於西溪諸場由西溪諸場海河壩下均設涵洞高水
擊以次洩之其要也大都漕渠非河源東臨大海易洩
就其地言之自盱泗破釜山陽雲衝黎銅二城諸澗連
亘大儀西山耳泉盤古諸水蓄於塘者源也停於湖者
源之匯也漕隄而下濠喻蓋場諸口紆曲洩於海者則
委之委也苟潰其源不使之蓄溢其匯不使之流塞其

安不使之漏泄即潦增湖險旱易水涸迺歸咎天時不
 預為之所予不知其可也矧窮吐雁旱乾水溢之患哉
 亟實脩復塘堰蓄其源增宣限水實礎節其流疏濬海
 口水道洩其委俾潦不濟潰漕渠旱決塘水濟運非遭
 渠遠猷乎忽遠猷思政本坐失事機也何也盱泗西出
 岡陸也得水資灌埒於低田是謂高為下瀕湖沒於水
 者下也得洩成畝與阜田等是謂卑為高易亢瘠而嘉
 禾變沮洳為沃壤剩水險湖沮洳棄地皆藏富之區也
 豈惟不滯轉運哉遺淮楊土田之利成萬世永賴之功
 於謀國致厚望云

平水

平水減水制不同而名異金門啓閉曰減水閘閘扉也
 甃石實砌立水擊曰平水礎礎達也礎加圍如橋斗
 門斗小也楊太僕最畢湖東嚮得其意未悉其制何也
 啓閉由金門木扉資弊端實礎一成不易均之洩水利
 害損殊也王端毅公恕造減水二十四閘夫豈無利於
 國不便於民顧創造於前陳水部毓賢柱史戴公金王
 公鼎聞人公銓抑豈無見復欲增造於後予豈無所見
 必欲徹金門廢木扉易實膊哉誠地因於時事以義制
 殆有不容已者何也前輩創建更置可語並善矣詎知

後人盡失其意顧遺漕渠痼疾不可救藥以阿夫司啓
 閉勢家得請托當事不察之過也晉三代民命制於君
 三代而下民命制於天戕於人當事不知而威柄下移
 非農政不舉水利不興之故哉予著論累千百言獨諄
 諄歸重平水壘謂民命可制於君非謾語也夫利於灌
 不利於漕即予不敢不病於運病於民予實不能當民
 窮財盡之時非利百廢一子寧爲之平且前輩議減水
 之制奚不知盡牖而洩其洩速孰知流弊至大潦不啓
 即啓又止一牖塞責未幾即閉猶失不啓也設之何用

新創鑿金門木牖之害視河洪行舟管深穴尺今自一

爲七定立水摯不容增減過之任洩而自流不及盡蓄
 而自止小涸糾淺夫挑澗大涸決塘水濟之即盜洩何
 由售奸請托毋從升其詞說隄夫不操予奪之權勢家
 不專蓄洩之利所謂民命制於君此也知漕隄亦不
 決瀕年無事興脩轉輸免漂折之慮土田每旱潦之憂
 以君養民其利甚溥而功易集何憚不爲哉嘗計平水
 實礎與利什一除害什九民田之利不與也旱年蓄而
 不洩一潦年洩而不蓄二以漸而洩不決河隄三上河
 不受水患四下河得水灌溉五陂田不沒於湖六承淺

免於風濤七募裁漁採饒鮮食之利八淺種蕙葑深種
葦極深拖封芻圃之利與民共之九菱茨蓬藕芡對民
終歲之食十禁風魯網篙船林索傷菱蘆擁護河隄避
湖險十一何謂十九嘗旱年增築加捕徒費人工嘗一
得賄盜洩竭澤不顧嘗二水涸不撈淺虛設淺夫嘗三
冬宜蓄水賄通貨載輕洩害四魯斷資關澗水不慮下
運害五潦年藉口開敞恐官不啓蓄水患嘗六夏閉滄
上河隄下不得水利害七秋洩滄下河上河過時難佈
害八蓄洩不時倚官守爲奸害九文移往來動淹旬日
害十派草捕船拖封遍及窮鄉非賂不免害十一旱年
帶土大船必礙小船登岸受卸復逗遛不粟害十二
民利隄決貿易害十三豪右爭起任事害十四河隄
曹難稽害十五將決不即脩補初決故緩糾工已決難
與湖勢爭險害十六將竣故留丈口已竣大洩運舟滯
滯不謀挑濬遺撇剝之擾害十七隄決必先滄上河後
滄下河村無寧居旅多恐劫害十八瀕年椿木捲埽勞
費足任建礎害十九予謂利興則害自除存公平正大
之體絕私恩小惠之施毋爲徇息苟免以甘悅臨人往
常移增築之粟建年水興工役活饑民卽財無徒費禍
亂不作河防猶故乃爾士民不靖何哉茲歲非霖霖積

用顧湖溢隄決載胥及溺實緣隄高昔患固經畧之失計也老農謂二百年來無此大變非不靖之餘烈乎

諸塘

漕渠必培其源始蓄疏其委始輸能使旱不滯舟潦不決隄可與論國家大計壽生民休戚已江都五塘儀真四塘高郵三塘寶應二塘山則西皆高東南皆下循就下之性因岡嶺之勢於東南築隄引山澗諸水障之爲塘灌民田資漕運歷漢唐迄

明興未之有改成化間王端毅公工部郎郭公於二雷谷

復脩諸塘嘉靖間撫院周公河院郭公塩院戴公洪公

焦公工部郎畢公先後檄郡守侯公劉公朱公委邑令

江都谷公張公儀真楊公督工脩築歷百七十年名鄉

碩輔苟蓄心經濟未有不謀繕治者豈無見哉顧鄰昨

偏強盜種尚畏官法未敢明爲已業後二雷小新陂塘

漸爲勢豪謀佃固而侵越猶未遽廢也通年巨滑投屬

權貴明鬻句城官爲派給莫敢異同則諸塘攘臂侵占

盡矣稽陞賦之入率多滋弊合諸邑僅二千金迺豪滑

逋負租吏侵尅工所冒濫無俾於國不利於民何至上

干厲禁下遺饑阻迺大壞漕運壯圖俾歷代經略遠計

聖人深慮隱憂蕩然無復顧忌何哉率由守令遷轉不常
監司無暇不慮僥倖無事事過即已不思在管定昂金
陵江北適當幾輔今建都燕冀淮揚即爲襟喉向使勃
敵決瓜儀則幾輔難守近不逞襲故智即中原坐困杞
人之憂當路所宜軫念也鄙見欲盡復廢塘先築壩堰
以次脩復開礎考景泰先規分屬運司資其協治除厲
禁許令積水灌禾旱則洩之濟運思患預防緩急有脩
誠億萬斯年之利也惟諸塘久廢爲民耕墾視猶已業
彼愚民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一旦復之於官則蘇賦之
論不爲無見必可詞芻蕘務協人情宜土俗其間之
之家固多荒廢不治有苦於逋負自願還官有疲
潦徙而之他又有簪貧今富欲求轉佃復有官爲派給
恐貽子孫之累始什居六七尚餘二三可曲處而得也
詢之旣廣得之必真卽爲還官等殺察其心不強其所
不欲懷之以恩體之以恕而喻之以義明示諸塘爲漕
渠要害中原命脈有不能徇民私情而忘國家隱憂者
民雖至愚卽獍狻負固可以理喻或地居上游過費壅
治則給還佃值或授新墾召田給流徙故業及置荒廢
易之處以禮不迫以威行有漸不驅以勢焉有不樂從
者手惟身任國事痛卹民隱不牽於毀譽不怵於利害

則水利可興漕源可蓄安得不重望當路乎必俟非常之才始建非常之業謂世無陳元龍李襲譽范文正王端毅吾不信也

越河

往語畢湖東水部道平水甚悉出四疏評之稱楊太僕越河不若平水詳而覈劉梅國文用雅唐漁石事核實畢於平水特詳多鍾楊議文昌達比觀寶應志略不載四公之疏近閱陳水部疏平水詳於越河指畫利害不愧職業予謂陳之次策乃其上策戴龍山疏濬隄下久壅河道欲洩湖水導下流予謂治委則源自輸誠爲卓

見聞北江尹寶應奏開越河造臧水閘五走海渠五湖水洩於五閘五閘下於五湖可語瀦泄之宜矣惟木植滋弊大潦不啓若濛喻束隘終非善圖玉柱史奏開內河行舟保漕運建閘座固河防則北江之議也北江督學復申前疏條陳河隄利害湖勢險惡至滄沒城邑治八塩場可語敷奏詳明實心建業惟估計大小取土實難來後議之勘阻耳范少參疏諸湖合塘周廻五百里可語險矣乃逕表當不止此仲廉憲疏鍊達墾至謂見知湖險是已若身歷其所度高卑審難易始免於聞知也二公產於其地且爾詎可責之視官爲傳舍者乎周

約菴疏條達克蔚文則佳矣未得源委之說猶昧於治
險之道乎淮楊諸湖惟寶應至險然非河源近委可洩
豈若洞庭彭蠡天險不可制哉能以人力障之使之深
以廣亦能以人力導之使之淺且隘是裁成轉相之道
也不此之計惟務開濬何哉以今湖險言之自邵伯湖
達郵應抵白馬周迴不啻千里蓋自天長六合盱泗山
陽諸水匯爲十四巨塘連亘千五百里其堰既廢其水
駢集於湖惟可隄一線之路闊數丈顧欲捍禦數千里
濟騰大勢湖烏得不險隄烏得不崩舟烏得不覆抱憂
世之志寧不爲寒心耶茲欲除國之患興民之利豈必
越河重費哉寧若建石礎立水壑一成不易疏濬下河
使達於海上下流通不蓄水患爲萬世漕河長策越河
可無建也矧無俾國計非切民隱又事勢大不同於康
濟何也高郵地形止低河身七尺挑河之土淤積兩岸
北河閘隄亦高厚加之成化殷富白康敏陳恭襄經略
得人故財贍而工亦易集今寶應瓦店歷北田至三官
嘴隄下舊有溝溪通舟楫距湖防低丈四五尺無土可
取須載客土實之高以高則工大費多而難成低且薄
則不任蓄水而易崩塌卽兩岸甃石亦須培土尤重費
不貲顧悉索已匱之財興此無益大役又與河隄絕無

干涉予不知其可也苟確守前議喜建事功犯人竊慮
數千里大浪衝此一線之隄焉知新河未竣舊隄不先
決哉

名田

鄧艾墾淮楊荒廢爲屯築塘灌溉幾成陸海王介甫議
墾大湖後人開白茅港輸海遂成蘇松之富虞集議瀕
海沃壤募浙人種稻至脫脫始墾直沽遺海口之饒三
公之策創於盛世顧行窮蹙之時具有成効矧今全盛
資官力墾棄田藏富於民奚不可耶予欲復四邑廢塘
引水耕治効鄧艾屯營蕪脩吉甯壩鑿陳登之政則岡

陸可埒低田廷石礎洩湖水參酌單諤之議白上下河
壩棄地並獲常稔導下河洩海口舉虞集疏議脫脫規
畫則退水沮洳瀕海草蕩易爲嘉禾大都淮楊迤西高
亢之田奚啻百萬餘頃皆有糧墾於水利猶民故業也
至上下可退水之地自邵伯湖歷高郵寶應抵百馬而
北上下四岸奚入數十萬頃下河如之瀕海草蕩又不
止此合三墾無紀極卽少計亦百萬餘頃無糧而墾於
棄水居三之二顧創造勞煩必資官力爲經畫疆理始
任耕耨其地率阡曠平行無陵阜限閼可施井割爲各
田求聖王經世之蹟召來流徙募能召百夫爲田卽任

百夫之長千夫萬夫如之量優給授厚廩猶武官承襲令世世無與則教蕩技能之徒莫不奮臂爭趨願爲之長閒民失業靡不哀吟乞訴願爲之氓何也河壩棄地非田也可使耕耨游食漂泊非農也令秉執耒耜豈強之使然哉方今無田不稅乃耕無稅之田無農不耕顧役不耕之民設田官脩稼政驅天下於農豈直淮楊也耶此未可與秦越其民傳舍其官者語也其制以瀕湖上下退水界以舊塍退盡限止築隄高厚爲徑畛涂道路師遂入匠人之法濬倍深廣因畝遂溝洫澮川之形制而縱橫之益井田水多路廣路廣通車馬達國都

水多資灌溉饒鮮食之利惟退水沮如特艱取土必濬

洫澮川深廣倍於徑畛涂道路始任高厚而昔徒哉溝深種魚苗岸廣結廬會築場圃篙泥植靛治蔬種麥非棄地也復教之雜植榆柳桑槐夾岸葱鬱始無崩塌之患也平時置車灌溉旱設涵洞引水潦資隄防捍禦風車倒水兼用曲竹必使旱潦有備俯仰有資歟稔始議薄征高田仍故賦惟脩堰克塘夫瀕海主海口閘洞中下主隄克淺夫淺老此外徭役一切蠲免蓋三代之賦雖重而力役甚輕

國朝賦法輕於三代而役法特重於漢唐不可不變而通

之也茲欲特加卹典召來遠人俾家給頃田永爲恒產
禁毋得買賣豪強兼併著爲令甲制之在官不輕予奪
有百畝之授無什一之征賦口分世業之樂省稚老還
受之煩豈其獨厚流徙之民哉苟利於國益於民不得
不養其全力以勵創造之艱風天下俾旱則極力挑濬
潦卽百法培補將毋論朝昏不憚寒暑猶渴思汲饑待
哺至水火不避白刃可蹈遇有興作百十萬家家役一
力不崇朝而事集矣非有法令驅之以生息之利在是
也指蓄患之水開富庶之源又焉得與窮甿計租賦較
盈縮哉矧河隄未不崩潰土關不設橋木爲草磚石工

費歲省不貲困敝之民不可息肩乎此其任在守令
在監司經略在司空舉劾在撫按考課在銓曹覈實在
都院苟宰輔莫執其樞忽易之亦猶近世之講學空談
耳何益於國何裨於民哉

十經費

計工易經費難非費之難經之難也民窮財盡豈惟費
一利百始動哉卽利萬萬費止一二未可輕議也方今
淮揚大患莫甚漕宋民苦旱潦莫甚水利然非上脩廢
堰中建實礎下疏海口則水利不興運舟莫濟始非重
費不可故曰經之難也瀕年河隄衝決多自北而南緣

黃河合淮泗倒灌先自寶應其則入江下河灘漫亦先
自應盭郵興直奔泰之十場而止惟興化獨窪受害尤
劇必起集近水處所人夫量給食米千石四百金鳩工
先濬濛喻乃其急務訪求輸海故道議於十場海河壩
下增十涵洞高其水勢費止千金關係甚重也計脩二
十四閘更實礎水墊因故址磚石五千金足舉大事矣
近黃河南徙徐邳渾濁已非清河流冷灘塌則漫入寶
應下河革灣淤塞則直衝淮安二城近圈上開渠則泗
水直湧倒灌尤捷惟黃浦平河二處北受黃淮濁水南
當白馬巨衝尤爲要害之區也宜各造聯絡大閘疏隄
下水道逕趨濛喻旣洩渾汗尤殺湖險費千金則淮楊
交會之地所宜經略軫念也郡治霖雨新城積水病涉
尤不利堆塩宜沙壩下設涵洞水墊百五十金高郵三
大閘非昔矣宜更新制三百金寶應水浸城市三官墩
嘴將盡沒於湖苟潰外防卽城無寧宇宜南北各造聯
絡三閘五百金泰州海安姜堰壩下增二涵洞高水墊
加斗門三百金十四廢塘卽起近塘人夫資水之家脩
補缺堰日給米二升不過千金大要萬金可辦若礎制
旣定水必漸洩則上下河及瀕海退水之地爲築隄濬
溝如井制又爲結廬舍貸牛種必俟水退始蠲重貲非

四五萬金不任克費惟帑藏空虛取之有司無可應給告之工部已成侵昂量移軍餉即事體重大欲暫設開則一舟三權民復何堪貸之運司彼自有定額季解何所責償取之商人百重臣清理百弊叢生實緣坐派定價坐派涉禁錮定價類齊物此豈近人情哉守法之家捐重貨需之數年必買邊引始封掣所得不過數錢販商則購南貨權子毋走邊徼售於土著一歲再獲相遠懸絕非直邊商也安得不啓獯狡驪巧爲速化之術方圖出橋已逕封掣始有素稱窘迫一旦驟得巨萬之貨視義子鼎鑪公擅鹽利尤爲得策其法則始壞於殘盜繼壞於王本再壞於河塩大壞於超掣遂使

祖宗舊制蕩覆無遺皆變法不善有以致之夫定價坐派本以消引不知消猶火之銷鑠無復煨燼始免壅滯矧同一引同一關支在內商則任其積在邊商則許其消不知其引尚在何謂消也計邊商歲多售金二十餘萬皆內傷之膏血與其無故而厚販商孰若暫取內商十之一二興水利墾召田爲萬世之利乎苟欲消引何不悉免坐派定價每塩合給一空引消毀餘塩之外許增百斤以八十償引值以二十助興脩即一年可消七十餘萬三年消之殆盡引值頓增其法自止內商得息肩

邊商免坐守取之賦外不病於國歲終則止何病於商
是一舉極敝法保漕運墾召田取償於餘鹽遺澤復省
瀕脩之累免墊溺之危驅游食間民俾盡力於沮洳棄
地內消隱憂外化強梗復得田百萬餘畝得粟三四百
萬石悉藏富於民數稔始三十稅一得賦米十七八萬
石當江北賦筭之入高田資灌畝增一石得粟千萬不
與也纘禹治水之功收稷樹藝之効達諸天下荒廢盡
墾則百姓可富禮樂可興文景之小康奚足言哉

漕河

漕之終當其時未黃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
沛以入昭陽湖逆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於

徐爲巨浸

天子爲之南顧而興嗟亦數四勤宵旰而大司空出計以
爲仍故道則河益狎而攻無已強捍之則暫見其利而
終釀害謀於捍與徙之間而循求廢趾有河自南陽折
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畱城而浚橈樁板築之
役興而謗騰竊謂捐天下之財以填無益之壑

天子意不能無動而會采輔臣言委計視河者乃正前後
後夫九萬有奇白金以兩計者四十萬而粟米稱是兩
歲之間漕道通而大司空再受賞吏士賜爵有差或謂

河不久復當變湖以費水衡錢萬萬者非也漢武帝之塞瓠子避河害耳而至發卒數萬人自湛白馬玉璧群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決口功成而築宮以修之今茲通漕大計胡言費也或謂不當逆拒河也逆之則決而爲漕害順之則借以爲漕利又非也夫河性能決而不能安爲順也言借河利者引寇而入室者也然則爲今之計者如之何曰河決有漸也度其來或增築隄以抗之或決其下流而別引之霖溢有時也多集木石以爲捷嚴耳目以爲偵而已自淮而北則多橫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或塞皆不可不預計而逆爲之所也夫漕河通而海運之說漸紕矣海運之說得之漕河阻而後入其言大計二曰歲往返不過四月而艘卒以三之二自便耗餘可小裁而羨鏹可積也曰縣官卽萬一以咽憂能別於喉咽之外而濟大命誠亦利便哉然而不克如勝國始終之海利者何也勝國業下宋而宋之戈船下瀨之卒嘯聚而不敢歸者無慮數萬此其人皆習風濤躑躅待命者也朱清張瑄一劇盜耳驟以東南天下之半而委之金虎符萬戶而下聽其自爵賞而不從中命也錢穀聽其自出沒而不從中訾也故清瑄得以畢見其才而爲百餘年之利然國紀潰而

清瑄亦併族矣今毋論守臣自一噸笑外斤斤束三尺士亦安能舍燕中牘而見富貴乎夫艘與卒陽爲募而陰則拘攝也別妻子若脫裸見制闔若束濕不待納之鯨鯢之口而稱就歿矣吾固策海漕之不可以久也然亦知創之者甚難而湮之者甚易乎哉一旦有緩急鑿空而後思其故則晚矣

治河議

粵考黃河之源出自星宿踰崑崙九曲而入中國此河之所自來也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歷華陰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於大伾漸爲二渠過洛水至於大陸播

爲九河蓋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析之爲二自大陸以下地平土疏益善潰則播之爲九故歷三代之久免衝決之患者禹之功也此所謂相時審勢得治水之道者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已非禹之故道迨漢元光以後或徙東郡或決瓠子或決館陶或分而爲二或合而爲一遷徙不常而河之患於是乎益甚是非禹績之替也時勢之變爲之也自漢以來明智之君每廣詢而博訪宣力之臣恒竭思以効勞是雖倡議疏治者代不乏人然河無常處治無定策卒皆托諸空言而已若夫賈讓當哀平之世陳上中下三策丘濬常稱

其治河之法莫備於此矣夫謂增築隄防約攔水勢使
不汎濫者其法固無容議也至於上策放河使北入海
是即禹之故智今妨運道已不可行中策據堅地作石
堤開水門分殺水勢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中州大名
之境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與水門每不相值讓
之策益就漢之時勢論爾而今可盡行乎賈魯任河防
之職言疏濬塞三法丘濬嘗稱其治河之法莫要於此
矣然殺河之流因而導之之謂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
之謂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是三者疏為上濬
次之塞之法又不得已而用之爾而豈可一槩行乎故
濬又以為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亦未必
者蓋有見於時勢之不同耳我

國家建都上游漕會通之河輸東南之賦以給 京師
因二洪梗澁取濟黃流合於汶上諸泉滔滔乎流浮舟
水面不煩牽挽之勞以濟我

國家漕運之利誠天啓之惠也比歲大雨水溢河決於徐
之飛雲浦逆流而上橫衝運河沙淤百里中外驚惶莫
知所措

先帝特勅總督大臣畢集群策鳩工分理懼水之東奔也
而挑新河以讓其地懼水之北徙也而築長堤以遏其

衝所以相時權勢而爲目前濟運便民之計者誠善矣然或者猶以爲河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以萬里轉折之勢而乘之以雨水交發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秦溝一股不溢而北徙則溢而東奔况芝麻莊崔家壩等處倒灣崩岸是北徙之勢方殷曹單之隄一失則南陽魯橋一帶運河淤塞之患不免議欲於上流別開支河以殺其勢是亦未圖久大之謨以濟邦民之患者也執事又謂使有濟漕之利而無衝決之患執畫一之策而不惑於紛紛之議然事關大計非愚生之所敢議也考之宋儒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久而必決

者勢也安可以人力制哉惟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

不至大段漫流耳朱熹氏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

手下面之水既殺則上面之水必洩是故通乎任朱二

君子之言而可以知支河之不必關矣歐陽脩曰黃河

也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背高水行漸

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堵塞之河渠道猶

存也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其

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是故通乎歐呂二君子之

言而可以知舊河之不必復矣蓋黃河之流其東趨固

一也而時不能無古今之異其利害相對也而勢不能

無輕重之殊以今日之時言之河自孟津而下經中州
平坦之地迤邐而東洩於徐沛之間大河南北悉皆故
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非若禹引水自大伾甬山極高
之地而下矣此其時之有不同也而欲效疏九河之法
將見河流細分則益緩而易淤矣而古今可以並論耶
以今日之勢言之取河水以濟徐呂二洪而又阻其東
奔以免

祖陵之害制其北決以防運道之淤况徐沛之間復多阻
山治之倍難非若禹播九河棄數百里之地爲受水之
區矣此其勢之有不同也而欲圖萬全之策吾恐利之

所在害之所伏也而輕重可弗審耶噫此當事諸臣雖
有謀國之忠長顧之慮而卒紛紛莫之定也雖然知時
勢之難而不有以處其難不可也知治河之無上策而
卒諉之無策不可也今惟相古今之時權輕重之勢師
禹之意而不泥禹之迹如秦溝一股果可以納大河之
流也則倣禹行所無事之智焉疏其下流以導其自然
之歸固其長隄以防其衝決之患而又於芝麻莊崔家
壩等處下椿捲掃以抑其北徙之勢各於沿河南岸去
淤撈沙以疏其壅塞之患使水由地中行而不至於氾
濫斯已矣支河固不必開也如秦溝一股不能容全河

河之水也則倣禹決排之法焉淺者濬之使遂其下就
 之性隘者疏之使緩其湍迅之威務使上無所激而接
 河濟洪之道如下有所納而由清遠淮由淮入海之道
 如故斯已矣支河亦不必開也如此則不惟運河疏通
 獲轉漕之利久役疲民獲蘇息之休而東奔之流既阻
 則陵寢無衝決之虞北徙之勢既防則曹單免墊溺之
 患庶乎永賴之績可復見於今日而三策三法之說亦
 會通於異世之下矣否則徒知用古人之法而不能相
 古今之宜泥一定之迹而不能權輕重之勢則膠柱鼓
 瑟徒勞而罔功也烏足以語通天下之變而成天下之
 功耶

治河總論

惟河出星宿踰崑崙抵積石數千里又自積石至汴至
 淮數千里其遠且峻而湍悍未有所容挾山陝河汴之
 諸流溢霖潦之後其衝激而橫決固其常也自漢以來
 明智之君勤勞博咨于上謀議任事之臣竭思畢力于
 下然河未有不決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漢文武間
 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
 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
 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

河者大槩不出此二端然河者數變而不可逆者也使
塞之於此而復決于彼是不知河之不而逆其性者也
故丘文莊獨稱賈讓者蓋見河之不易塞也然地不可
以數徙水不可以徐觀即河所欲居林莽荒曠之墟待
其自定可也即貫城郭歷郡縣國家所繫者大其亦可
待石也故文莊又以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
未必便者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
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

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
在焉漕江南穀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
也皆國家所甚繫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
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
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爲

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
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
徒見天變方甚以爲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
別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東之以徐呂二
洪而當兩涯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
不能制而至於決况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
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

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甌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步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津至於大伾斯爲二渠過泮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浚而就平地則廝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

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 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

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
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
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
而入渦奔毫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
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於泗震驚

陵寢於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
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
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鷄岡之水以入新
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爲濟計而
護

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
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
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
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
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道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
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
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爲
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
導九河自碣石北無於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
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

以一淮爲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畧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於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於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矣

治河總論

夫河與海皆天下之至大海尤百川所歸然海無患者水之流其未殺而得所容故也惟河出星宿踰崑崙低積石數千里又自積石至汴至淮數千里其遠且峻而

湍悍未有所容挾山陝河汴諸流溢霖潦之後其衝激而橫決固其常也自漢以來明智之君勤勞博咨於上謀議任事之臣竭思畢力于下然河未有不決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大槩不出此二端然河者數變而不可逆者也使大之于此而復決于彼是未知河之變而逆其性者也故丘文莊獨稱賈讓者蓋見河之不易塞也然地不可以數徙水不可以徐觀即

河所欲居林莽荒曠之墟待其自定可也即貫城郭歷郡縣國家所繫者大其亦可待否也故文莊又以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便者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沛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

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體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以克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之所甚繫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為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

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爲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於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二洪而嘗兩涯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於決况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策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甌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

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
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
大伾厥爲二渠過泴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
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廝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
平土也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
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
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
符者至淮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
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滎之南者
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

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旣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爲
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於邳
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二洪而嘗兩涯之險此
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於決况
去崇山之險無而洪之策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
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淤而徐房決今
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
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
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

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
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
大伾廝爲二渠過澤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
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廝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
平土已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
而分其支者也道守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
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
符者至淮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
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浦之南者

飛雲橋入漕出徐浦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一
始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
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
觀 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
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
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
渠二十里而猶不免於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
孫家渡諸口其法猶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
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
決乃濬趙史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

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
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

陵寢於是諸臣皆惶恐待非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
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後諸臣
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蓋截野鷄岡之水以入新
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逼之不容入渦所以為漕計而
護

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
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
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實

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
派也今誠急漉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去之由
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於孫家渡諸口按
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
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
導九河自碣石北放於海及隨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
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
以一淮為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
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于
海則河益激而淮亦不能容其與新安之淤相乘而積

亦其所必至者故當并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戾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闕此四役者宜同時而並舉不可闕一者也然察執事之意顧以同時舉天下之四大役非所以惜財而體國者嗟乎愚之為此議者正恐財之妄費也夫與天下之後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豈秦主將伐楚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問李信曰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而不勝則二十萬人皆費也三萬人之勝則六十萬人而不為費治河亦若是也夫生天子

閔被水之地蠲郡縣以萬計遣大臣往賑又十萬計失今河不治則他日宜蠲宜賑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以蠲與賑者倍其數即河可成民得其業是愈于蠲與賑者甚遠也宋人防河與防虜等矣夫虜之可憂未必如中原之可憂惜財之說非所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者也然執事又以罷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斯固慮之深也而愚以為是則在夫撫之得失而不可以議役之興沮也何者興四大役法當用數萬人不可謂不勞以數萬人之衆而合處千里荒蕪之間不可以不備此所謂深慮也然令數萬人急者得錢饑者得食如

逐貨于市趨稼于田仰給而有藉則所以收離散之民而為救荒之策者也其何勞之得怨令千里之間畫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輻輳而得所歸則所以遇部伍之法而兼制變之術者也其何衆之能為是誠在夫官之得人而撫之有道也不可以是而議夫役也

治河總論

蓋聞河之害中國所從來久矣自晉君臣相與蒿目嘔心未聞有稱善治者何也以治之者誠難也河源自星宿逾崑崙已折而趨積石乃會雍浮汴以達于淮夫以

萬里奔騰之勢無重岡巨礮以闌之故常衝決而不可禁此一難也河有出有過有逕有合有分有屈有注有入何多變也乃其行則至悍猛而不安為順豈緩急能醜其流而殺其怒此二難也河之性善下斯得其平而不爭今且齊梁之野曠衍如砥而以洪濤洄洑于其間卒有方數千里之水欲其建瓴於地中也得乎此三難也河雜豔沙淤泥非有迅流常滌之則勢必益墊而其身反鬱起而高於岸夫堆出于岸流自湍之况值霖潦百川復為之灌集此四難也夫誠難其治也而遂委之於不治則非也治之已難也而使不得其所治之道則

尤難也蓋上世惟陶唐時鴻水沸出民人升降移徙崎
嶇而不安禹起而治之乃行山表木灑沈澹蓄故道河
自積石下砥柱歷盟津雒汭至於大伾乃廝爲二渠過
洛水至大陸又播爲九河夫由大伾以上地形高而水
峻急易瀉合乎其所不得不合也由大伾以下地形卑
而上輕脆善潰分乎其所不得不分也故曰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此禹所以通其法也嗣後殫石畫之思者發
盈庭之論逞奇譎之慮者競作舍之謀故有欲以人力
勝者則曰塞之便愚以爲是障之也有惟諉于天運勝
者則曰不塞便愚以爲是猶滋漫也何也水氣之道也

過爲防壅終必盈溢焉能築垣而久居水平然蟻孔之

變禍且不測而欲徐觀其所自定又惡可得也眉山氏
曰不塞氾濫不止塞之則水未必聽是塞與不塞皆非
所以未持至安之長策也夫使其決也而幸不至戎毒
可且勿塞脫或溢臯汭陸將有閭殫爲河之患固莫若
隨決隨塞即不能保其勿壞尚足支數十載寬近憂歐
陽氏曰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而已是塞也者
猶爲猝可倚救敗術也胡不引漢事觀之乎蓋自周定
王時河徙砮磔禹之故道無可求者故迄于西京而其
爲害益綿綿不絕孝文時嘗決酸棗矣乃大興東郡卒

塞之故金隄之潰旋復而白馬之波不揚終帝之世瀕
河民不識濡足之患孝武時再決匏子矣乃自臨河湛
壁馬扈從將軍已下皆負薪使二鄉將卒寘決口已而
築宮宣防侈其盛由是而觀用塞之效可覩已夫孝文
海內富庶非不足脩禹之業而計卒出於塞且僅再傳
而復決武以雄才大略猶然長歌悲感既微靈于河祇
窮數年之力而始塞蓋卽一塞且不易如此甚矣河之
難治也我

朝歲漕淮取濟黃流宋之疏汴元之引汶皆所倚爲用焉
利盡東南半天下之賦由此以進若人之咽喉然繫至
重矣然惟南行則利漕或東決則害漕今之言計者正
利害相持之際也乃欲盡去其害而獨資其利則難之
難矣蓋嘗槩水患而測之河非汴不得合于淮故漕之
憂常在汴猶之內關之疾也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
轉而危我之汶泗汶泗定又虞其盤而危我之清濟清
濟定又危其越而危我之豐沛卽幸底定俱勿割又虞
其畔而不南重爲運道之厄然則奈何其治之易哉往
事不具論比者河失其行決于崔鎮潢池其縣邑魚鱉
其人民行河使以菑告

上喟然南顧特爲置督府假以事權令一切理水形便於

是改邑起蕭縣之溺布捷堙雀鎮之洪經葺埽高隄之
壩墮石櫬清口之隄一日之內四役並興諸使腴胝無
腋庶工膚革不毛而

朝廷重憫被災之地

詔賜民租又為出司農錢鉅萬以哺諸隄繇使鱗集竝河

而為之作吏有謀撓其計者即禡厥官或媮墮債事輒
收逮之不貫乃今天心叶順川靈效職水得所壑而緒
業漸用即功夫新顛木之邑非徙民當衝之上策乎闡
滅決口非疏塞並舉之故智乎捲諸埽治遙隄又非圖

上請行之遺謀乎蓋管人焦心銷志殫數百年錯出之

奇顧卒空語者而盡施行于今日此曠世之業也乃

議者猶謂河有故道宜及時恢圖興復茲過計也河流
既久走沙漸淤水沉滯難行自不得不棄而他徙茲欲
奪新河之河必趨強幹而回注于已滅難明之故道非
所以察形也往者孫渡之役不有覆轍耶或又謂當別
開一河以備運道難阻茲又過計也遠圖不可倖致將
糶補傭作必倚辦縣官勞費且什伯卒未有能濟而乃
設不必然之慮以徼難竟之功非所以執事也近日膠
洳之役不苦踈鑿耶揆今之計亦曰慎預防之術規善
後之宜而已是故長隄遠護非不可約攔水勢然東強

西傷之語未必妄也則畚鍤之工可弗常飭與墮崇填
闕非不可抑遏浚流然上啼塞口之喻未必誣也則柵
落之具可弗時集與歲當夏秋信水既漲而忽有非時
之客水乘之則其潰也必暴故平準之候人宜議選也
地居河壩寸壤方齧而即數百丈之息壤因之則其徂
也必廣故巡視之番卒宜議補也上流不暢斯騰涌而
爲災水之由泗入者不可漸以濬之乎下流不疾斯羨
漫而爲害水之由徐入者不可漸以疏之乎而又于青
兗冀豫可由之處各正溝洫以引水之漑而披其勢則
治田亦以治河也衛博徐邳經漕之所多開月河以伺

水之橫而折其猛則漕通亦河之通也夫飭畚鍤而集
柵落則成業保矣選侯人而補番卒則警備嚴矣上流
濬而下流疏則原委導矣溝洫正而月河開則水利廣
矣所謂預防而善後者或以斯乎管子論備害之道
嘗請置水官故其要尤在以擇官爲本謂宜妙簡經明
禹貢之士俾領河隄而又博求習水者分置其屬使之
共行視圖方略得便宜經理則職任專而事功自立嘗
聞江河在天地間猶脈絡在人身中然則河之爲患非
即脈絡之病乎而擇官之說則良醫之求也由前數說
則鍼砭湯熨之法也試采而行之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泃河附

泃口河從馬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于利國監經鰻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可隄一也梁城侯家灣葛虛嶺皆數十里頑石不可鑿二也碯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泃河即不治徐邳河猶可萬一泃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良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况未必成六也治泃河策宜永罷之

漕運考附

程頤曰禹貢冀州為帝都東南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止

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眾有饑色

左傳晉薦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 吳城邗溝通江淮

按汎舟以輸粟開渠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脚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按飛輓始于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

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

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

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武帝時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築衛朔方轉漕甚遠山

東咸被其勞

武帝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損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盛德事哉

鄭當時言關中運粟請引渭穿渠涇易漕漕度而渠下民田

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中都所用者省漕運之法未講也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宣帝時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

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充國此議遇歲豐稔邊方無事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即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法亦民便

隋文帝以倉廩上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

給京師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塲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玄宗時裴耀卿請於河口置倉有五牢洛口等名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此于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在當時未行又請罷陸運而置倉口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代宗時劉晏主漕事故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宋建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關河即惠民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轉般倉

于真

今儀真

楚

今淮安

泗

今泗州

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

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備

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竊以宋人都汴漕運

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

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 今日則是長運

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

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畚

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

之宋時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

風波之險洪牖之停留舳舻之衝激陰雨則慮滬漏淺

澁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

及其回家之日席未暇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

士卒其勞苦萬狀有如此者伏乞推行宋人轉船載鹽

之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賜矣况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一帶是也

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至淮

陰故道於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於

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

涸至今為利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

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

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

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高郵之湖南起板橋

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

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正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宋時

又有斗門水牐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

甃永樂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

實以甃土以備風浪往來舟楫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

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人物淪亡不可

勝計建議者往往欲於舊隄之外湖泊之傍別為隄一

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

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甃包砌一如舊隄

其中舊有減水牌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于
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牌以節水擘如此則人
力足以勝天省官物之失陷免人物之歿亡爲利實亦
不小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
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
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至三百餘
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
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

考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積之富
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
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
言非無徵者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
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
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以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
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所運有多寡所費有
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
什七八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會
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歿亡

國書總目
卷五十三
之禍請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尋元人海運之故
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
舊河運而以浙東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
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比來亦思患預防之
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
日欲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蘓州劉家港
訪問傍海居民漁戶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汊沙
石多寡洲渚遠近委曲爲之設法圖畫具本以防傍海
通運之法是亦一良法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
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咸運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

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
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
以制服朝鮮安南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

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
十里引汶絕濟且屬漳御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
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此至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會河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
未樂初起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
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叙正因州
夫通運之難請開會通河

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蓋永樂十三年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安安莊牐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舖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便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

朝之用也

又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渭河都洛陽汴梁

以東下各水漕而已惟我

朝建都燕東至於海西墜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莫水涓滴皆爲我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邦溝繇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一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卽元史所謂會源牐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也總會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支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
 而包圍巨擘在于其申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為防守
 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